

劉翊威亞

水滸外傳

0897

劉翊威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凡

司法

分類號

657.76

著者號

3871

登錄號

31031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八

水滸外傳



· 懷正文化社 ·



852.069

8744



生活在春天裏的人差不多都不會覺得春天是十全十美底可愛的，而等到別
的季節來到；是使人火辣辣或是冷颼颼的時候，春天才會十全十美地在人們的
回憶中出現。在孩子們看來是如此，成年人看來也是如此。至於老年人，他們
對於春天的回憶更是完美瑰麗的，因為他們不會有許多春天了，也許連最近的
一個春天也不會再有了。

現在是如此，從前也是如此。被寒冷的冬所凍結了的生命，經歷了三四個
月的地底幽居開始掙扎着回到大地上來。由土裏蒸發出來的溫馨底氣息使枯黃
的乾草轉綠，使樹枝綻出新苞。

國家圖書館



004650928

春天回來了！這是一切轉機所繫的時季！是新生的時季！是孕育愛情的時季！是復仇火焰蓬蓬勃勃燃燒起來的時季！



石碣湖邊臨水的街上好久沒有這樣熱鬧了。一直到昨天下午爲止天上總是不停地飛着連綿的細雨。人們全被困在潮濕陰冷的屋中。昨天晚上天上的朵朵烏雲被南風颳走，天就顯得高朗些，而且有好些柔和的金色底星子一霎一霎在上面閃光。東方的天壁在黎明的時候大放光明，帶着粉紅色的光彩淡掃在遠遠的黛色底山影上。可是這些美麗的景色祇存在了刹那，接着就爲漫天而來的大霧掩蓋了。路邊還是泥濘的，可是孩子們關不住了。他的聲音在這邊響，又在那邊響。不久天上現出一朵淡紅的光來，它漸漸地刺過了濃霧，而且掃蕩了濃霧。這一天天氣突然好轉，人們就走到街上來，當他們抬頭去看那剛露面的燦

爛底朱紅太陽時，眼睛弄得一眨眨的，鼻子刺激得怪難受打起噴嚏來。

街的西頭噹——噹——噹地響起一陣單調的鑼聲，於是有些人就不顧街面還沒有乾向那邊跑去了。

那是一家小院門，門口直立着一根大燈杆。現在那上邊反綁着一個沒有成年的毛頭孩子。他的上身光着，肋骨一根一根地可以看見，這時他的頭垂着，無光的眼睛下視着。人們原是興沖沖跑過去的，可是這時大部份的人都木然地站住了。

等人們圍成了個圈子，敲鑼的人就停了手。另外兩個精壯的漢子翻起衣服底袖子，從門裏各拿出一根打馬用的鞭子，胡胡地向那孩子打去。鞭子響着。那孩子慘嚎着。周圍的人沉靜地望着，有的緊緊捏着拳頭，有的痛苦地板着脸，有的甚麼表情也沒有，有的拿眼睛望着正由門內出來的一個瘦長漢子。

這個人三十來歲的年紀，兩隻三角眼混沌無光，青色的顏色浮現在那下

邊。他手上拿着抓角頭巾，正往頭上戴。

行刑的人停了手，祇剩下那帶着一身青紫的孩子底呼叫聲……

『打夠數兒啦？』那走出來的漢子瘦臉上猶笑着，他本來是在問那兩個拿鞭子的人，可是他這時他的眼睛陡然閃光起來，在那些沉默的羣衆臉上掃了一週。

『打夠了，保正爺。』

『記住！限你三天！』他擣着孩子的耳朵，『過了三天你不拿出錢來，哼！要你的腦袋瓜子！』他的語氣並不憤激，祇是開玩笑般的說着，可是又有一股冷勁直透入人們軀體中。

在人羣外有一個人停着脚想看熱鬧，可是剛站了不一會，他又拔脚向正街方面走去了。

他是一個五短身材的年青人，頭上戴一頂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

帽兒下壓了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其上嵌着一顆透明的大珠子，頂上明黃縷巾，他長久的被太陽曬黑的臉膛上有兩條細長而黑的眉毛，一種健康的血色出現在皮肉上。他的體格並不十分魁偉，可是被一件白絲兩上瑣戰袍和拴在腰間的嵌五指梅紅攢綾搭膊束得很有精神，再加上青白間道行纏絞腳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更看出他是個跋涉長途的力壯青年。他揩着包袱，包袱裏繫着一柄銅鉞鑿口雁翎刀，手上另外提了一把朴刀。他灼灼有光的眼睛在兩邊房屋找尋甚麼，一面邁動沉着底步子向前走去。終於他發現要找尋的東西了，那是由一個樓窗裏挑出來的酒招兒。於是他加快了步子走到那酒樓下邊，匆匆地就走上樓去。

這酒樓臨湖而建，下面是淺淺的土灘，所以樓的本身是被粗大的木柱支起來的，而它的客座部份則和正街相平形。前兩三年，石碣還屬於趙官家手上時，這家酒樓的生意原是很好的，因為它本來就是當地最大的一家吃食地點。可是從金朝兵馬佔了此處之後，生意就突然蕭條下來。石碣比較富裕的人都在金朝人來到之先逃往別處去了，這兒留下的都是些窮人，加以天到黃昏，金兵就不要人通過，連每天用來開銷伙食的銀子，一天都很難掙夠，尤其是入春以來，天降着連綿雨，使得店家夫婦常常吵嘴。昨天晚上因為是滿天星斗，於是那男人就冒着冷凍帶了一把牛耳尖刀走出去了。

女店主年紀已上四十，身體結實得很，可是臉和肚子顯得特別胖，因此眼睛就顯得特別小。她的臉是黑紅色的，粗濃的肉紋在額頭上畫滿了。今天早上她起來特別早，叫醒大的一個年紀才六歲的孩子給她去北頭屠戶家要了十斤新宰的黃牛肉來，自己點着一盞花生油燈，作起饅頭來。

黎明的時候，來了一個客人，這個客人除了吹風落雪，她總是常來的。女主人非常歡迎她來，因為她可以幫自己的忙：燒火、上灶、照顧孩子，對付客官……

這客人是個才成熟不久的少女，身體修長而結實，額上和腮上各有小小的傷疤。傷是早就好了，可是新肌肉的顏色還沒有在風中，太陽中恢復原來的褐色。她的眼睛既大且圓，在長長的睫毛下正像荒野裏的水潭般，深得不可見底，但是又清清楚楚地映照出景色來。

她還沒有走進廚房，就聽見女主人在唱一首歌，於是她就停住了腳。這首

歌她會聽見她唱過，有哀婉的音調，她曾經請求過女店主，要她教給自己，可是她總支支吾吾推諉過去了。女主人自己也不常唱這隻歌，今天工作的時候一時觸動興會很偶然的唱起來。

女孩子也偶然地聽她唱過幾回，但是總把全文記不住，今天早晨又一次聽見她唱，於是她就全記得了。

水泊兵多將又廣

替天行道忠義堂

來時一百零八將

去時五十單四雙

祇因奸妄誤國是

便教金兵入汴梁

天罡地煞蓼兒蕩

流水落花恨轉長

她雖然是記住了，可是其中仍有些不明白的地方，還有幾處唱法上的腔調也還弄不大清楚。她不明白嬌嬌對她很好，有時還縱容她，但是唯有對這隻唱歌卻如此慳吝。

事實上她雖然不會懂得這隻歌，但是其中卻有許多使她喜歡的字句在：忠義堂，還有那同生共死的一百零八將。她常聽人暗暗地講說及時雨宋江和他一百零七個弟兄的故事，那些是活生生的人，有異於她所見到的這些爲生計而操勞着底人的。她也知道大宋朝的江山淪入金人手上，都是因爲蔡京，童貫這一班高等貪官，榮家賣國所致。但是她對這些都祇飄飄浮浮地知道，到底梁山英雄怎樣可愛？那一班奸妄如何可恨？她還是不知道的。她的爸爸和她的祖母都知道這些，可是她問起他們來，他們也是含含糊糊地推諉過去了。她停住腳就是要聽那隻歌，她知道；如果一走進去，女店主就會立刻停住，前幾次她有過經驗，所在今天以前不特說唱，就是那隻歌詞也記不全哩。因此她等那隻歌聲

剛停，就突然跳進廚房去。

『嬸嬸！嬸嬸！你又唱那隻歌啦？』

被稱嬸嬸的中年壯婦，正從鍋裏提出一隻蒸籠來，她聽見女孩子的話，頓時顯得尷尬，可是那蒸騰的白氣把她罩着，對方並沒有發現。

女孩子還沒等到嬸嬸開口，就緊接着說：『把那隻歌教給我！』

『誰唱甚麼歌來着？桂英，又是這麼平地風波的？』

『甚麼歌？就是「天罡地煞蓼兒蕩，流水落花恨轉長」那隻歌。』桂英嘟囔着嘴，把雙手又在腰上：『你是老輩子，當面還撒謊？不害臊！不害臊！』

嬸嬸已把那竹籠放在木桌子上，敏捷地掀開蓋子，現出白生生的幾十個高腳饅頭來，每一個都像用模子做成，大小均勻得一般無二。

『桂英，你不用學這些歌，「做工的」聽見，要腦袋使換！』

『又騙我啦，嬸嬸，打盤古皇開天地起，那見唱歌殺腦瓜子的？』

『而今是甚麼年月？我的姑奶奶，北朝蠻子住在咱們這兒。』

『我不怕，我要學！』

這時她們兩人都聽見敲起來的鑼聲，這正是給嬸嬸說話的機會：『桂英，又敲鑼了。祇怕又是催繳漁稅銀子罷？』

桂英鼻子裏哼了一聲：『我爸爸就不繳漁稅銀子！他說這是私稅……』

『桂英，我勸過你爸爸幾回了，就是你孫家叔叔也是這麼說，能讓人的地方，就讓一步也沒甚麼。』

『嬸嬸，』她眨眨眼睛說：『咱們家也沒那些閑錢。』

男主人是個瘦弱的漢子，他畏畏縮縮的走進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又望望桂英，終於才囁囁嚅嚅地對桂英說：『你來了？』

『叔叔。』桂英一心在和嬸嬸爭論，所以等到這時才看見他。『你打那兒來，頭髮髻上都溼啦。』

嬸嬸突然笑了，伸手解去桂英的髮巾，『你說人啦，你瞧，你自個兒的臉上也是濕透了的。』

女人這麼一笑，店家才找到說話的機會：『太太，你快快給她臉上的溼氣抹乾……』

『你呀，你這死鬼！』她粗大的紅指頭指着灶邊的一個土壺說：『喝去吧，那是薑湯。桂英也喝碗去。』

男人喝過薑湯精神就漸漸恢復了，他發現桌上的饅頭就伸手拿了兩個，把一個遞給桂英。『今天好多的饅頭！』

『昨天晚上怎麼樣？八成沒得彩罷？』女主人笑着問。

『別說一個過路人，就是狗也沒見着一條。』

『你真幹那營生去了？』

『可不真的，受了一宵凍餓。』

『這個年頭的人呀，人老心不老！我知你那兒去過？』

『太太！』這個瘦小的漢子臉上縐起許多縐紋正像一個猢猻的臉似的，他指着花白的頭髮說：『你看看，這個歲數了，還有甚麼姐兒迷着……』他突然止住了話，因為他想起桂英在這屋子裏，當着一個小輩子，一個沒出嫁的女孩子是不應該說這樣底話的。

桂英已經聽見了，而且她也知道那未曾說出口來的是怎樣的字音，而且她覺得自己不應停留在這屋子裏，這樣於一對夫婦是不方便的，因此她就想走到外邊去。

『別走，家裏有一尺長的魚沒有？』孫家叔叔喊着她說。

『你要？』他回過頭來。

可是嬸嬸搶着說話了：『要那麼大的魚作甚麼？又沒承包酒席？』

『太太，』男主人走到她面前，他已經吃完第二個饅頭了：『剛才回來的

時候遇見丁家派來的人，他今天要一桌上等酒席，還要各色果子。」

「那個丁家？」

「丁保正啦。」

「呸！倒霉，他給了多少錢？」她伸手來。

「先給他墊上。」

「你昨晚幹甚麼去了？家裏沒有錢呀！」

「太太，太太！他是保正，我是地甲，他是我的頂頭上司，俗話說「大船濫了，還有三千釘在。」海味雞鴨總還現成。我們給他湊合湊合。」

女的想了想：「好吧，桂英，你回去尋一尾魚來，快一點回來，你還得幫我的忙啦。」

桂英剛走不久，樓上便起了腳步聲，女的就喊：「瞧瞧去，八成是客人！」

四

年青人已經走到屋中來了。

『主人家，有吃的麼？』

『有，有。』老闆趕快應着。

『有甚麼好菜？』

『坐！坐！』那男主人連聲喊着，臉上擺出笑來，一面就用自己的衣襟拭拭朱漆的座頭，他的眼睛在客人身上一轉，立刻就落到他背上的包袱上：『我來幫你的忙。』說着他就托起包袱讓客自己鬆下那沉重的行李。『客官你用酒還是用飯？』說完他就把包袱輕輕地放在桌上。

『我的酒量很小，白天吃飯是不用酒的。』

這回答使男主人很失望，可是那女主人卻很快地走過來了：『我們這兒的酒頂出名，客官還是嘗一點。』

『給我一條鯉魚吃，聽人說石碣湖的鯉魚很有名的。』

『魚可得現作，』女主人說：『先來兩斤熟牛肉就酒吃，這兒的酒比魚還有名。』年青人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點點頭就在臨湖的一個座頭上坐定了。

女主人替他放好杯筷，便退到灶後去整理酒菜。這時候那個客人就站在窗前，細細觀看石碣湖的全景。一面他就記起這兒的歷史來。

石碣城是因石碣湖而名的，石碣湖又祇是一個更大的水泊底一個小小底外湖，這個大水泊方圓有八百里，被人稱着梁山泊，這梁山泊屬於濟州府，在幾十年前高俅當政的時候嘯聚過若干綠林豪客，其中著名的頭領有一百零八個之多，自從他們被官府以招降爲名，暗中卻用毒酒毒死了一大部份，其他的走死逃亡，有少數的竟不知所終，想到這裏他的眼前不覺爲眼淚迷糊起來。

五

就是這時，他的眼前有一隻大鳥飛過，於是他就退後一步，把手一揚便發出一枝袖箭，那隻鳥在空中旋了兩轉便落到湖濱的土地上去了。

這應該是很殘酷的，可是在人心正痛苦的時候，使別的人或別的動物受難可以使自己的痛苦減輕，在他也就是如此。

「主人家，到下邊去的路怎麼走？」

女主人正托來一大盤紅猩猩的牛肉和一瓶酒，聽了他的話就問：「你說是那條路？」

「我剛才射下一隻鳥，落在這下邊。」他指着樓下說。

女主人指明了路，他就出門下樓去了。樓上就祇剩女主人一個，於是她就走到內室的門邊，輕輕打了一聲呼哨。應聲而出的便是那矮小的男主人。他帶着一臉疲乏，不住地用手揉弄着眼睛。

『他呢？』他問。

『他走了。』

『是一注大財喜。』

『你也看過了？』女主人調侃着。可是她望望他臉上失望的臉色，就再把話說下去：『進了籠的鳥兒那能放他走？他射下了個鳥——』說到這裏她忍不住笑了：『其實他自己也是隻鳥就要被射下來了。』

『放倒他？』

『可不是，』說着，她從懷裏掏出一個小葫蘆兒來，『酒裏；我已經下了這玩意兒。』

「妙！妙！」他連聲稱讚着。

「這會又說妙，剛才不是還聒噪着。」她順手把葫蘆放在一張桌上。

「這不能怪我，」男的說：「昨天晚上我凍餓了一宵，一個過路客沒有，一個錢沒撈着。」

若干天來的春雨使這酒樓沒有生意，而他們又是專靠賣酒的收入爲生的。先此一天，他們已經弄到借貸無門了，所以男人出去舊調重彈，作作打槓子的生意。可是自從金兵佔領濟州府之後，每天夜裏都很少人夜行，尤其是這樣的雨夜裏。然而昨天黃昏以前他曾得到他的朋友——他也是住在這附近的——送來可靠消息，有二輛江州車兒押解布匹從此經過。他就在一個必經的隘口上躲藏了一夜希望得到財物。然而他終於失望回來。

妻子的看法不同，他知道這一天是清明，按照當地的規矩，清明節是家家戶戶都要祭祖上坟的，正好可以作幾筆好生意。

這個他們看來不熟悉世故的年青人就是這一天的第一個買主。

正在這個時候，樓下傳來一男一女的爭吵聲音。男人的聲音一聽就知是那年青人。女的聲音猛地使女主人一驚。

「這不是她麼？」

「是她！是她！」男人說着就奔到窗口往下看。

那年青人已被一個強壯的女孩子抓住領子了，她生氣地喊：

「你爲甚麼射死我的魚鷹？」

「這是野鳥。」

「野鳥？野鳥會帶着銅環子麼？」

「你訛詐我。」

「賠來！非五兩銀子不可！」

「不賠。」

『不講理？我要揍你！』她空着的一隻手捏起拳頭來。

女主人心理很高興，女孩子的力氣好大，那人不曾是她的對手。『這小子準要挨頓飽打！』

『不見得，』男主人的話還沒有說完，那年青人已反把女孩子的手撇到背上去了。於是他急忙地叫：『客官！客官！別動手！』

年青人果然停住了，可是他並沒有鬆手，桂英仍是被他弄得猛烈地彎曲着腰。

『客官，放了她，她是我的姪女兒。』男主人繼續解釋。那年青人果然就放了女孩子。

那年青男人氣憤憤地回到樓上，女主人勸了他幾句，接着就勸他喝了兩杯酒。

年青人喝了酒不久就伏在桌子上了。

女孩子這時才起始抱怨店主人夫婦：『叔叔，嬸嬸，剛才你們爲甚麼不幫我的忙？眼看我受他的氣？』她狠狠地望了年青人一眼，『現在他喝醉了，讓我來好好揍他一頓！』說着她就捲起衣袖來。

『不要打他，』女主人笑着說：『你把門關上，把酒招子收了，我這裏有一把刀，你把他殺了報仇吧！』

女孩子楞住了，她遲疑了一下之後，果然照女主人的話辦了；關了門，又收了酒招兒。『嬸嬸，你是怎樣把他弄醉的？』

就是這個，她指指另一張桌的葫蘆：『江湖叫着蒙汗藥，喝兩杯還有救，喝三杯任你銅打鐵打的金剛也死定了。』說完，她從灶上拿起那把切牛肉的尖刀來，『你剝了他！』

男主人把客人的包袱拿到裏面去，一面就給女孩子說：『練習練習吧！殺慣了也像切牛肉一樣。』她從女主人手裏接過那把刀，那把刀是切牛肉用的小

刀，連柄帶刀不到半斤重，可是一到她的手裏就沉甸甸的頗有些重量，這是一個不經常的練習，她雖然從小就在她父親那兒學了些功夫，這些年來又是天天都以捕魚爲業把身體弄得非常健壯，可是她卻提不起真正殺人的刀來，她的聲音同她的手一樣有些抖：

『嬌嬌，還是你來吧！』

女主人一笑，接過刀來，她走桌子邊，用手輕輕托起年青人的下巴：『小傢伙，你這樣子，離娘胎恐怕纔不幾年，今天送你回去，下輩子好好投個生吧！』

女孩子看清楚他的臉了，紅馥馥的，正像一個嬰兒一般睡得恬靜，她突然有些不忍，這時另外一個聲音，從樓梯傳來了，女主人立刻向女孩子打了個手勢。

女孩子歪着頭聽了一下；『是我爸爸來了。』

『是他？』她不大相信地問。

『一定是。』他的脚步我聽得出來的，一面她就跑到門邊問：『是那個？』

『桂英，是我。』一個粗壯的聲音在門外回答說。

被稱爲桂英的女孩子得意地回頭一笑，這笑是表示出自己的看法是準確的。然後她纔拔開門栓，但是那機警的女主人立刻跑過來用手把門緊緊抵住：

『七哥，是你一個人？』

『就我一個。』

她聽了這回答纔放開手，外面的人輕輕一推門就開了。

進來的人是個黑沉沉的高大漢子，頭上戴着一頂遮日黑箬笠，身上穿件棋子布背心，他因走得熱了，敞開胸膛，那古銅色的肌肉上，若隱若現地現出青鬱鬱一隻豹子，下身穿着一條生布裙，走起路來有些顛拐，右脚曾經受過傷，

所以他的手上總拿着一把樺楸，在船上用來搖船，在陸上用爲柱杖，這樣對他

行走起來要方便些。他一進門便回身把門掩上而且上了拴，因為在他的老眼一瞬下已經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了。

『桂英，你拿着刀玩麼？』他嚴勵地責問，眼睛盯着她。

『我有些……怕……』

跛子不再問桂英，反身來又埋怨地責問女主人：『你怎麼的？梁山泊纔坍了十來年，你殺人也手軟了麼？』說着就放下樺楸，把背心脫了。『把刀給我！』他從桂英手上接過刀來，先用指頭去鋒刃上試了試，然後一拐一跛地走到桌子前，舉起刀便向下剝。

『七哥。』

他的手被這喊聲所阻止了，那喊他的人是男主人，他剛從灶後的小門裏跑出來。

『剝不得！剝不得！』他有些氣喘，『他喝的是幾杯酒？』

女主人已經明白了，就說：『還好，祇吃了兩杯。桂英快拿涼水來。』

『孫老弟，他是誰？』桂英的爹問。

『七哥，咱們差點弄糟殺了自己人。』他說到這裏，桂英已舀了一碗冷水來，於是跛子就拿起一隻筷子拗開他的牙關，把冷水灌下去。

『也是這孩子造化，』跛子說：『你再出來慢一步，他已到鬼門關了！』

『還有造化哩，是遇見我祇給了他兩杯喝，要是在孟州道的十字坡，孫二娘早給他三杯喝了，七哥，你說，就是鐵打銅打的金剛也活不成了。』

『我問你，他到底是誰？』

桂英對她父親所提出的問題也是急於要知道，於是也催着：『叔叔，他是那個？』

七哥，你說咱們怎麼不老，孩子們都長得這麼大了，他叫花逢春，是小李廣花榮的兒子。』

「花知寨的兒子？」跛子高興地說，他老眼裏閃着喜悅的淚光。「時間過得好快！」

「怪不得他的箭法不錯，七哥，他把你家的魚鷹都射死了。」

花逢春肚子裏噥噥咕咕地吼，不一會纔慢慢張開了眼睛，他的眼睛祇張開了一小會，立刻又疲乏地閉上了。

「不要緊了。」跛子說。

「不要緊了麼？」桂英問父親，也像在問自己。可是她在偶然的一瞥裏看見女主人臉上的笑意，那是屬於譏諷的一種，似乎在詰問自己；爲甚麼剛纔那樣憤恨現在這樣關心？於是她不好意思的把頭低下了。

「逢春，你怎麼樣了？」跛子溫和地問，一面細細地在他身上尋覓某些同他父親花榮相似的地方。

逢春第二次張開眼睛，聽見有人喊出自己的名字來心裏有些害怕。他那不

自然與疲乏的情形早就被跛子看出來了，於是就說：

『我是阮小七，』人稱「活閻羅」的，你總知道？』

逢春並沒有立刻相信他的話，祇半信半疑的望着他。

『這是你孫新叔叔，孫新嬸嬸，當時梁山泊上大小頭領都稱她顧大嫂。』
阮小七繼續介紹兩人，然後纔指着女兒說，『這是蕭桂英，我的女兒。對了，我給你說，現在我姓蕭名恩，就是你叔叔嬸嬸也祇叫孫二夫婦，千萬不要提起我們的真姓真名來。』

輪到多話的顧大嫂講話了，『老賢姪，真是對不起，叔叔嬸嬸的見面禮給得太重了。』

『要不是我，』孫新說：『我不打開包袱看見神機軍師朱武寫給入雲龍公孫勝的信，逢春你的命早丟了。』

『生來就是個賊，慣開人家的包袱。』顧大嫂聒噪着。

「你忘記咱們是梁山弟兄了？」孫新一笑。

「這叫梁山弟兄，少的一輩還是給老的一輩一樣，不打不相識！」蕭恩說完就任性地笑起來。

這一天雖然是久雨後的晴天，又是清明節日，可是生意出於顧大嫂的意料外底壞，大生意祇來了一起，而這筆大生意是否可以拿到現錢還是不可知的。

武則四大奇案

子挑包

身也挑八

六

自從金兵佔據濟州以後，也就照着趙官家作此地主一樣在此駐了重兵。因爲曾經盛傳一時替天行道的一百零八條好漢，曾經嘯聚在石碣湖不遠的水泊裏，宋兵三番五次的進剿，不是損兵就是「送將」，當時有許多官方的人物都是梁山首領宋江一個一個的弄去入了夥，如大刀關勝，魯智深，楊志，索超，朱仝，雷橫……就是那前期首領晁蓋和後期首領宋江，前者是個保正，後者是個押司，朝廷鑒於那水泊梁山形勢險峻，所以自從瓦解了那一批人之後，就在那附近屯了大兵，可能的不使人踏進那泊子去，於是那些營房關隘都日久坍了，忠義堂裏也是狐鼠居之，殘破不堪，金兵駐在這裏的乃是由占罕將軍統領，他

雖然同金兵主帥完顏占罕同名，可是他卻與金朝狼主毫無關係，僅僅是因為加急侵宋纔由五國城把他徵調來的。他原來也是一個魚家兒子，家裏母親早死，祇有一個白髮的老父親。因為他的氣力大，為人又聰明，所以五年來就陞了石碣的駐軍的頭目人。他在學習語言上有很強的能力，可是中國字對他的的確確很是困難。

佔領區的地方行政組織是分保分甲的，保負責人叫保正，甲負責人叫小甲，這制度仍因襲舊宋而來未加更改。管理沿湖一帶的保正姓丁名自變，他下面有三個甲，孫新也就是他手下一個小甲，自然他用的名字是孫小二。

清明這天早上，丁保正曾經差人來找過他。他受命於石碣知縣呂志球，今天要在他們酒樓上宴請占罕，要上等酒菜，上等果子。

桂英從湖邊盪船回到家裏取了一尾尺來長的鮮魚回來，同時帶上自己所喜歡的一頭鷹，這是她訓練了多年的畜牲，能從水底下抓起一尺以內的魚來。所以就發生了上面的事。

七

正午過了不久，丁自燮果然來了。花逢春便由桂英送到孫新的內室去。

他一見蕭恩就滿臉含笑說：『好幾天沒看見你，蕭老板，你好哇？』

蕭恩從心眼裏就討厭這個瘦得像猴子一般的人，祇淡淡地回答一聲：『還好。』

丁自燮走近他，拍拍他肩頭輕聲地說：『老哥，那筆漁稅銀子？』

『我不告訴過你了麼？保正，這幾天不成。』

『你不能老說這句話呀，每一回你都是這樣說。上邊催得太緊。』

『你先給我墊一墊罷！』

「不瞞你說，我早就給你墊上了。要是方便，就還給我，一共一兩七錢銀子。」

「多墊兩天吧，我實在窮，保正。」他穿上背心拿起樺楸準備要走。

「蕭老板，交朋友我也交得多了，我夠朋友，你也得夠朋友纔對。」

「給朋友墊出幾個錢算甚麼？」

「話不是這麼說！蕭老板。」

他把樺楸放下，抄着手：「不是這樣說怎樣說？」他兩眼大大睜開，火辣辣的熱氣從鼻孔裏冒出來。

孫新夫婦趕快走過來，一個勸小七，一個勸丁自燮，結果是蕭恩先下樓去了。

丁自燮氣憤憤地。『孫二哥，你看這怎麼辦？總不怪我不懂交情吧，其實我並不是一定要討還這一兩七錢銀子。要是他抗稅不納，我別處的稅收一概都』

收不到手了。這石碣湖一帶的魚家刁着哩！」

「是呀，是呀。」孫新順着他的意思回答着，顧大嫂送過一盞茶來，他接過來就喝乾了。「占罕將軍就要到了，縣太爺問酒席，可預備好了？」

酒席現成，就是沒有上色果子。這幾天都是雨，販果子的客人都沒有走這面來。」顧大嫂回答他說。

街上傳來一個人的慘叫聲，在那叫聲之中夾着皮鞭抽打的聲音聲。丁自燮聽見這種聲音臉上現出得意的顏色來。「你們聽，這就是不繳納漁稅的！」

這聲音也送入花逢春的耳裏了，那時他正吃了幾個饅頭，精神已經恢復了。

「這是甚麼聲音？」他問桂英說。

「是打人。」

「打誰？」

『不知道。』她說：『我們去看看好嗎？』

逢春點點頭，同意地跟着他從另一條路先下到湖邊，再經過一坡石級走上街去。

一羣人築成的圈子正圍着那鞭打人的所在。人已經太多了，他們無法見到人圈子裏面的情形，桂英在地方是熟悉的，她替他找到一張小凳子，讓他站上去看。

一株枯樹上綁着個赤條條的老人，兩個士兵正在用皮鞭抽打他。老人的臉色蒼白，全身青紫，緊閉着眼睛，一絲絲的聲音從嘴裏吐出若隱若有地傳進逢春的耳朵裏。

他看了一會，『桂英姐，你要看？』

她搖搖頭，『我看得太多了。』

『我纔來一天，我也看了兩回了。我們在街上去看看再回去。』

桂英在前面走，指點他看了一些本地有名的店舖。逢春掏了點零碎銀子買了幾色物給桂英拿着。

『你買這麼多東西作甚麼？』

『賠你的鳥兒呀。』

桂英的臉被他說得飛紅，沉默了很久最後還是花逢春說：

『我們該回去了。』

『我們從大門回去，客人大概都散了。』

當他們上樓的時候正遇見呂志球，丁自燮和占翠下樓來。那高大的占翠狠狠地望着桂英，同時他的步子也停住了。桂英立刻覺到這個，拉着逢春急忙地跑上樓去了。

顧大嫂早就留意了阮小七的一句話，那就是：『少的一輩還是跟老的一輩一樣，不打不相識！』她是一個機伶人，她知道阮小七的話裏有話，這時看見

桂英和逢春回來，就又想起那句話來。

『桂英，咱們還剩了好多吃食，你叔叔說都把它搬到你們家去，今晚上就在你家水亭子裏吃酒。』

『好呀，我的船還在下邊，收拾收拾就去吧。』

桂英和孫新一隻船，她和逢春一隻船，她故意落後一些好同逢春說話。

『你一人出來，母親放心麼？』

『我父親當初用的人還在，他爲人很好，現在就留他在家裏。』

『你還沒有娶親？』

『沒有。』

『說過沒有？』

『這樣兵荒馬亂，那裏說得上娶親。』

阮小七原是陪着老母在門外閑坐的，他自同了自變犯了一場口角之後便忙

着從陸路回來了，就是逢到經過賭場也沒有進去。因爲下了幾天雨，生病的母親也得上戶外坐坐。於是他就陪着她在太陽下曬曬，一面話些家常，其間他也提起花知寨的兒子已經成人了，而且也在起始作一點反抗金兵的工作。老太太表示出相當的驚詫，他的父親已經爲管身外事而吊死在宋公明墓前了，雖然落的是個全屍，然而總是死了，偏偏兒子仍舊出來幹同樣的事，說到這裏他又埋怨起朱武來，說他不應該使花家兒走危險的路。才說到這裏小七就發現兩隻小船互相追逐着向他家來了。他有些疑心該不是那丁自燮在暗算自己？單等那船來得切近，他就認出一隻自家的小船來了。於是就走到斜坡邊等候桂英他們回來。

船上的人又話了些家常，不覺就到了蘆葦岸邊，於是捨舟登岸，把船來樹根上拴好。男女四人提着吃食酒菓逕向坡上瓦屋而來。

當天晚上滿天星斗，春寒仍是很重，所以蕭恩的母親不曾參加衆人在水閣

子裏的聚會。

『我是借花獻佛，這都是些殘菜。』孫新把幾盤菜從提盒中取出來。『這幾天窮得起灰，姪兒來了都沒法招待。』

小七笑了笑；『你不是請他喝過酒了麼？』

孫新夫婦滿臉通紅。顧大嫂說：『七哥又來打趣了。』

他們有說有笑。好多年來他們沒有這麼高興過了。孫新選了這個地方，也就是取它偏僻的好處。

大家都有幾分酒的時候，孫新給顧大嫂使了個眼色。顧大嫂就對桂英說：『我們看看婆婆去。』

這裏孫新就調侃逢春說：『七哥，逢春還是真正的童男子哩。』

『還不曾娶過？』小七把奔發的感情納入正常。

逢春回答說：『家母有這意思好久了，我覺還早些似的。』

孫新支使小七說：『七哥，你取隻小碗來，我們行酒令。』當小七走開，他就低聲地問逢春：『我們給你作個媒，不知你肯答應麼？』

他遲疑着，他想問是誰？可是他又有幾分猜着對方是誰，於是只拿眼睛游移着去看孫新不說話。

『就是她。』孫新猜中他的意思，就用手指着屋裏。

他滿意地點頭，惶恐地說：『她們肯麼？』

『讓我來說說看。』他丟下逢春一人坐在亭子上，自己就蹙進後面尋小七。

阮小七正在吩咐桂英甚麼，他就叫：『七哥，這邊來，我有話說。』

小七走過來。『你也進來了。』

『七哥，我給桂英作個媒好麼？』

『是花逢春？』

「你一猜便着。」

「好呀，」他說：「可是你別先告訴桂英。」他回到亭子中，顧大嫂也回來了。四個人喝了一陣酒，孫新就說：「我來，來！大家喝三盞，我有話說。」

大家都喝了，於是他就說：「我有一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咱們都是梁山老弟兄，逢春給桂英真是門當戶對的，我想作個現成媒人。」

花逢春在燭光下羞紅了臉。

「你拜丈人呀！」顧大嫂喊着。逢春離席就向蕭恩跪下去磕了三個頭。

「逢春，你找一樣東西來作聘禮吧。」顧大嫂說。

「我……我沒有帶甚麼……」

「你那包袱裏呢？」顧大嫂提醒他說。

「包袱裏也沒有，」孫新代他回答，「我都看過了。」

「你這個賊！」顧大嫂輕輕打了他一拳。

孫新笑瞪她一眼，『你這個謀殺親夫的賊婆。』

蕭恩正色說：『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打打鬧鬧……』他的話還不會說完，也嘆嗤一聲笑出來了。

『你那頭上是顆珠子？』孫新問。

『這是我父親帽子上的一顆珠子，我小的時候叫它慶頂珠。』逢春回答。

『取下來！取下來！』顧大嫂喊着：『這不是頂好的聘禮麼？』

逢春摘下那顆抓角軟頭巾上的珠子雙手送給孫新。

顧大嫂一把抓過來，向裏大叫：『桂英！桂英！你快來！外面有好事呀。』

小七止住她，『她就來，她在燒湯。』

大家快樂得說不出話來。一直等着桂英把一大鉢魚湯端出來放在桌中央。

蕭恩纔說：

『這叫富貴有餘湯。』

顧大嫂把慶頂珠遞給桂英。『這顆珠子插在你頭上看看。』

桂英照她的意思作了，那顆珠子就伏伏貼貼地戴在她頭髮裏。

『桂英，這是你的聘禮。』顧大嫂說：『我們把你許配給逢春了！』

桂英全身發熱，心卜卜地跳。

逢春也說不出話來。

剩下來的三個人都忍不住地笑起來。一種快樂的氣氛代替了春寒，把水亭子緊緊地纏裹着。

春

春天常常有雨，可是也常常有太陽，當花逢春把祕密的信親自投送到了而回到石碣時，連綿的雨又下降起來。但是他已經機警地完成了使命，所以他心裏很高興，雖然遇見了別人氣悶的黃梅天，而他和桂英在一起，時間過得二點也不寂寞。因為市鎮上來往的人多，所以逢春早就移住阮小七家裏了。

雨總有個盡時，當那太陽再行在早上露面時，他們兩人就投入清新的朝曦之中。走過那斜坡上的帶露的細草去到湖邊。

小船拴在柳樹根上，在湖波上微微地波動。逢春把漁叉放在船頭，然後解開鐵鍊，跳上船去，就向坐板上坐。

『那麼濕！你真不愛乾淨。』

逢春被她喝住了，他楞了一會，不知甚麼纔對。

桂英上了船，熟習地把坐板翻過來：『請坐吧。』

這是很簡單的，可是自己竟沒有想到，於是打打頭頂說：『真是糟！』

他們把船盪出去，不由一般人走慣的水面走，他們的船走了遠路，有時候簡直是從很密茂的蘆葦中穿過去。

『逢春，你說，那裏是梁山泊？』

『你看，那天邊的紫色的山。』他指點着。

『真是好看。我們那天去去好麼？』她靜靜地向那邊望着。

『一天回來不了呀？』他有些悵惘地說。

『以後再去吧。』她失望地說，可是過了一會她又問：『登雲山是這個有寶塔的山峯還是有一顆枯樹的山峯？』

「你不知道？你還是石碣湖的人？」

「我一個人不會上這邊來過，我也不敢來！」

「你怕？」他拉着她的手。

「金兵不許來呀。」她回答着，眼睛望着風把水草捲向一個方向去。魚在船的附近琤琮地跳着。

「多少魚啊！」

「魚這邊多的很，因為幾年來都不許上裏邊來打魚。」

逢春細細的望那有棕色皮膚的女孩子，她長得非常健康，應該說她比自己更結實。她的樺楸一下一下很平均地划着，船頭輕輕激起白色底小浪，小浪迎擊着船頭發着空空底聲音，也祇有這聲音使他們想到這是在水上。

她這樣沉默地坐在船尾上，她沐浴在愛情的幸福之中。偉大的窮蒼和浩泊的水面發着明淨的碧色，但是他們眼目中也僅僅是愛情的點綴而已。

逢春索興把樺楸提起來放在船上：『我們歇一會吧。』

桂英並不反對這個，她把樺楸去水裏輕輕地擾動，她有一個預感；在這樣沒有人跡的地方，對方也許要欺侮她，可是她的心裏是酸酸地，又冷冷地，她心甘情願給對方欺侮。

那顆珠子，迎着蘆葦空隙中的陽光發着五彩的光芒，逢春就望着她的黑而有光的髮和插在上面的珠子。

『不要看我！』她羞怯地偷看了他三次，他總是貪婪地望着自己的臉，於是她就嬌叱了一聲。

『我沒有看你。』是逢春調皮的回答。

『把眼睛拿開！』她不敢再看他。

『我是看我家的珠子。』

『拿回去吧，』她伸手去取慶頂珠。『我還給你。』

『你不要取下來，』他有把握地開着玩笑說：『要還，還給媒人去。』

『啐！』她說着，使樺楸潑了許多水去。

『我給你說。』他靜了一會纔說，實際上他心目中又有了新的捉弄她的計劃了。『這珠子是寶貝。』

『這珠子是寶貝？它有那些好處？』

『好處多得很多，不然怎樣會是我家的傳家寶。』

『你說說看！』

『它會說話。』

『我不信。』

『你聽！』他站起來，低下頭對珠子說：『寶貝，你姓花不姓花？』

『它沒有說呀？』

『你姓花不姓花？』這一次他忍不住笑了。

桂英在他笑聲以後明白了，於是她也站起來，帶笑地打了逢春幾拳，

『你！你！你纔是寶貝！花家的寶貝！』

逢春響亮地笑起來，那笑聲充滿最大的快樂！

『死鬼，我上了你的當了。』她沒有力氣地噎着：『死鬼，你真討厭！』

逢春並不以為那是真正的責罵，反而從那些聲音中得到了快樂。

『真要捉魚麼？』他問。

『我們說過今天來捉魚的。』

『好，我們至少捉一條回去。』

『你這死鬼要不射死我的魚鷹子，今天不會要我們親自動手了，它會抓一條魚起來。』

『我不是賠你了麼。』

『賠了甚麼？』她知道他又在調侃自己，但是她不知道他究竟要怎樣說，

於是就問。

他靠得她很近，輕輕地說：「就是我這個人呀！」

殺朱，拔毛，人人有責

反攻大陸，方家準備

保衛大臺灣

朱毛在大陸，殘殺我父母兄弟姊妹
我們想辦法消滅他

九

在她離開家裏不久，另外有五隻小船到了湖邊停下，每隻船上四個人，各自把船牽到了近處的蘆葦中藏住了。直向蕭家去的，祇有一個人。也不拿器械，隨隨便便地便直到了她門前的草坪上。

『蕭老板，蕭老板。』

蕭恩昨夜睡得很壞，因為他的母親的咳嗽很利害使他心裏很着急，心裏不安——那裏睡得着。

這時聽見有人喊他，就揉揉眼睛走出來，他望了那人，眉頭就皺起了，可是他仍然很和氣的說：『丁保正，今天你好早？』

『我有一件急事，要蕭老板幫忙哩。』他臉上蘊蓄着難測的笑。

『只要我幫得了忙，無有不效力的。』他先在一塊石頭上坐下，用手指了指另一塊大石頭，是請對方坐下的表示。

『石碣湖一帶的魚戶都刁得很，蕭老板年高有德，說一句他們聽一句，我請蕭老板給他們說一句，漁稅還是大家上好。』

『這個話——』蕭恩一頓：『我實在不好說。打魚的這幾年實在苦，石碣湖本來出的魚多，可是如今卻單單祇在石碣這小圈圈裏打魚。登雲山，飲馬川那邊都不許人去，梁山泊出的魚多，可是也不許我們去。丁保正！你說魚戶們怎麼繳納得起？』

『話雖是這麼說，但是我不能給上頭回去呀！』

『我聽說漁稅是保正包了的，一個月給金朝一百四十兩銀子。就是說這個月吧，沿湖的八十幾家小魚戶已繳足了還有七家魚莊的也給了。非但金朝人沒

得話說，就是丁保正，你也落得不算少了。」

丁自燮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他忍了一忍，終於沉下臉色來：「這些我們不說！」

「保正，你要說甚麼？」小七沒有感情的聲音也是難測的。

「我要你欠我的一兩七錢銀子。」

「我早不打魚了，不打魚，不受管。」

「不打魚？」他的眼睛在各處流轉。「還曬着網呢？」

「你把網拿去吧。」他淡淡地笑一笑。

丁自燮把那曬在竹籬上的魚網看了看：「我不作斷人生路的事，蕭老板，我姓丁的見到你總是求情，今天又親自到府上來，總算夠交情的了。實在說，蕭老板的稅我要不要沒有關係，但是你不給那些魚戶就都不給了。」

「那！」他的眼睛落到木柴堆上的一把朴刀上，他就跛着右脚走到那兒去，

輕輕的把它拿起。用手撫摸刀刃上的紅銹，一面看那照自己的影子也照不出來。渾渾然的刀面。他有無限的吁嘆，心中響起一個聲音：『人老了，刀也老了！』立刻回想到過去却生辰網，拒殺官兵，征王慶，征田虎，征方臘，那些光榮的以往，而今卻拿一隻腳來殘廢。

眼前站的祇不過是個小小的保正，倒霍的第二等官兒。這把刀雖是銹了，可是它總還殺得死人。我雖然老了，對付個丁自燮是毫無問題的。於是他猛然一捏那刀柄，就想轉過身來。就在這時候一聲微弱的叫喊底聲音傳進耳裏來，那是他的母親底聲音，這是一種極大的震動，他的手一鬆，噹噹地那刀便落在地上了。『丁保正，你把這把刀拿去吧，它總還不祇值一兩七錢銀子。』

『嚇……嚇……』對方冷笑着，『我們是善良百姓，那敢像蕭老板這樣私藏兵器。』

『魚網不要，刀也不要，要甚麼？』

『一兩七錢銀子，少一個也不行。』

蘆葦叢中傳來一男一女的歌聲。

小七一聽這歌聲，心都緊了。這反叛的歌聲分明是桂英和逢春。

丁自燮也側着耳朵在聽這隻歌，他甚麼話也沒有，甚麼表情也沒有。

這小環境中寂靜得很，祇有蕭恩母親的咳嗽聲和漸來漸近的蘆葦叢中樺楸打水的聲音。

逢春等船頭靠了岸，就肩着魚叉跳上岸來，把船拴好。桂英負着一尾三尺長的金色紅尾大鯉魚，歡歡喜喜地向家裏走來。他們遠遠就望見那討厭的客人了，可是因爲蕭恩和丁自燮都沒有說話，所以根本不知事前已經發生過那場爭執。他們悠閒地走到坪上。

丁自燮正在盤算怎樣對付蕭恩，這時看見桂英負着的魚，於是就對蕭恩說：

『你說不打魚了，這是甚麼？』

蕭恩沒有話說。

一股怒氣使桂英激怒了，『這是魚你不認得？』

『祇要是魚就成了。』他望着天，淡淡地說。過了一下，他纔決斷地說：

『今天給不給？我問最後一句！』

他毫不考慮地剛強地回答：『不給！』

『我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說完他就跑向坪下，大聲地喊：『拿人啦！』

拿人啦！』

他剛跑了沒幾步，一支袖箭就從他耳邊擦過，他立刻機警地伏在地上，一

面更急地喊：『拿人啦！拿刺客啦！』

那埋伏在附近的二十個士兵就向蕭恩這裏跑來，手上都拿着刀槍。

另一隻小船靠了岸，呂志球同着一個船夫便裝而來。

他急急地走到坪上，喝退了抓着蕭恩兩隻膀子的人。丁自燮看見呂志球來了，連忙上去招呼，『縣太爺給我作主！』

『還不快走！誰教你來放肆？』

呂志球的到來使丁自燮詫異，也更使蕭恩父女詫異。尤其是呂志球的態度使他們全解不開來。

丁自燮不特在湖邊埋伏了士兵，在旱路上他也是如此，所以當花逢春看見士兵們擁出來的時候就旱路逃走，於是就被他們抓住了。

士兵們是早得了保正的吩咐的，這時聽見喊『捉人』，又看見逢春急急忙忙地逃跑，當然很輕易地就抓住了。於是這一夥人立刻把他吊在一株樹上，等丁自燮到來再行發落。

丁自燮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志球對蕭恩非常客氣。極謙恭有禮地給他說了許多好話，他全身不自在，臉上也是火辣辣地。他祇希望他說一句

『去吧』他就好走，可是他祇顧給蕭恩說話不來理他。

阮小七心裏也是納悶，他不知道呂志球葫蘆裏賣的甚麼藥，是吉是凶。就是這麼有禮，又不着邊際的閑話了一陣之後，呂志球纔問：

『剛纔送茶來的是蕭老太爺的千金麼？』

『那是小女。』

『今年恐怕十七八了罷？』

他隨便應了一聲。

『我放肆的問，不知道有了人家沒有？』

『已經有了。』

呂志球好像很失望，過了一小會他又恢復了常態：『是這樣的，這個事

情……這個事情很不好辦……大家要我來作媒。』

『縣太爺不要提了罷。』

『可是要我來的是占罕將軍，立刻他還要來啦。』

小七心裏有些急，『金朝人的威風正利害，何況占罕又是執掌生殺大權的最高行政官。』

『縣太爺，我們宋朝人，一女不配兩夫！』

『不過，蕭老太爺……』

『我們幾千年來的規矩就是這樣的。』

丁自燮已經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他心裏暗暗高興，他最希望蕭恩堅持下去，這樣一來，剎那之後就可以報仇了。

『蕭老太爺，我實在承當不起。我的意思——』他吩咐丁自燮說：『我船上有東西，你去拿來。』等到了丁自燮雙手托着一個朱紅漆盤裏陳放着一件一頂鳳冠一圈玉帶回來的時候，他纔說：『這是占罕將軍要我送來的聘禮。他說老太爺是宋朝人，他很尊重宋朝，一切都照宋朝的禮節辦。』

『這個……不行！』蕭恩堅決地說。

桂英這時候已經從士兵那邊知道逢春被吊起來的消息了，他傷心地倚着一棵剛剛在發葉子的桃樹低泣着，那尾大鯉魚睡在她腳下，有時也振動尾巴作生命上最後的掙扎，魚鱗迎着當頂的太陽閃閃有光。

呂志球想出一個使自己脫掉干係的好辦法來，他遠遠地指着湖中一隻白帆船：『占罕將軍已經來了，我們祇管把禮物送到，答應不答應你自己給他回去。』

小七不打算再給呂志球說話，就慢慢走向女兒身邊。

『桂英，你哭甚麼？』

『爹爹，逢春被他們抓起來了。』

他過了一會攙撫着桂英的肩膀說：『我們害了他。梁山弟兄的下一代全都』

完了！』

『我們一定要救他。』她哭着，不大容易地纔講出這一句話來。

『論殺論打——他們人多，我們人少。桂英。我的脚不行……我的年紀也不成了！』

桂英心裏突然想到一件事，她向湖中望了一眼，那隻帆船已經靠岸了。那上邊的十幾個吹鼓手正在上岸，船艙中放了一頂紅色的喜轎。

『他是存心要這樣的。』小七咬牙切齒地說。『桂英，我們拚了罷！』

『還有逢春——』

『我們不能教他在我們家出事情——』

『爹爹，你說得對。』

鑼鼓已經敲打起來了，一個盛裝的高大軍官胸前結着一朵粉紅紅綢花正向這裏來，她認識他，那就是金將占罕。

『縣太爺！』她突然跑向呂志球面前，她的兩隻眼睛直盯着他：『你先

答應我一件事，我就答應你。」

呂志球被這意外驚奇得高興起來，於是他說：「蕭小姐，你說，你說，我一定答應你！」

「你們把捉住的刺客放了。」她很快地說。

「可以，可以。」他立刻吩咐了自變：「放了那個刺客！放了那個刺客！」

丁自變還沒有說話，有士兵向那個吊着花逢春的方向跑去傳達他的命令去了。

占罕將軍到了，他望着蕭恩，用着到地的宋朝話說：「岳父在上，愚婿占罕叩見！」

炮仗不斷的響着，鑼鼓齊鳴。湖濱斜坡上迷漫着樂聲和火藥的煙霧。

蕭桂英就這樣嫁給占罕！

十

石碣表面看起來很安靜，就在這種安靜中夏天過去了。

照例夏末有幾場大雨，於是炎熱沒有了，秋正式來了。桂英嫁到占罕衙中來已經過了四個月。

最初她看出來，占罕的脾氣極壞，那是在他對待部屬或是下人時她看出來的。可是對於她，他的的確確是好的。她並沒有要他不喝酒，他就戒了酒，她並沒有要他一定每頓飯都吃南朝東西，可是他每頓飯都吃南朝的東西。桂英沒有給他說過，可是他從桂英一皺眉或是一個勉強的微笑裏看出她的意思來。

占罕的外形和性格完全不同，他的外形是魁偉剛強的，可是他的性格卻很

和平忍耐。造成他鐵石般筋骨的，是水面的餐風宿露，搖船撒網，使他的性格平和忍耐的是他生長在漁家，而黃龍府又是金邦的都城所在，從朝廷到官府真是一層壓一層地下來，一個來頭大似一個，像他這樣的窮魚戶，當然就是人盡可欺的，因此他就養成這樣一個性格。

但是他自被強迫徵調到戰爭中來，每一個時刻都不知下一個時刻自己是否還是活着，因此他的性格就大大地變更過了。他非常暴躁，因此就變得十分殘酷起來。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我不殺人，人即殺我！」在這連連的戰爭中，好多同他一起出來的人都死了，在金邦的北朝留下他們的老父老母，或是難見寡妻來。造成這些罪過的是戰爭，可是他又無從避免這個戰爭。到了後來，他索興不恨戰爭了，他在戰爭中找安慰，因此他最嫉妬別人美滿的家庭。

占罕見到桂英時就起了非常不好的心思，他想在她身上打主意，可是一打聽她還是個沒有出嫁的小姑娘時，他卻願意照宋朝的規矩明媒正娶地作了。他

以爲這樣他就會有一個家。（此後他將不再嫉妬人家了。）

他對語言學習的能力特別強，所以南朝話說得特別好。他常常給桂英說：「要是仗打完了，你跟我一起回去。我還是要過打魚的日子，你把舵，我撒網。打得魚，我們留下三五斤來，你照南朝的作法作，桂英，我爸爸一定喜歡吃的。」

桂英在最初祇要勉強地把頭點點，到後來她也就用和婉的聲音來回答他，「祇要爸爸喜歡吃，我天天作南朝菜給他吃。」她以爲這是應該的，一個女孩子的命運就是如此。

占罕還喜歡背誦些詩，可是他對南朝的文字認得的不多，可是對有韻的詩卻記住了許多。正因如此，桂英也像唱歌一般的，從他那裏學來了好些。

占罕的職位是將軍，軍政，行政大權在手裏，所以很忙，可是每天得閑回到家裏，總是有說有笑的。

桂英望了一陣雨，覺得有幾分冷意，就進屋子裏加衣裳。她又想到在外面簽押房中的占罕，於是就叫丫頭取了一件背心送出去。

不久丫頭回來說，占罕一下還不能回來，他要同呂志球一塊到十里外去迎接一個新來的人。

『迎接誰呢？』她想不出，她近來沒聽占罕說起有甚麼人要來，她就問丫頭。

『將軍說了名字的，可是我記不住。』

桂英不再問甚麼了，就轉到廚房裏監督兩個丫頭上灶。又叫把鹿心留起來，等占罕回來吃。

占罕去迎接的人叫葉卜華，也是一個將軍，階級和占罕一樣。他是奉了上面的命令到石碣來協助占罕的。可是事先並沒有給占罕通知，等到這一天正午接到命令時，葉卜華到達的消息也來到了。

占罕把他安置在軍營裏，而且極有禮的把兵權分給他掌管。葉卜華先推讓了一下，也就答應了，不過仍是說自己祇管一半。

石碣城又熱鬧了好幾天，當地的豪紳土霸替葉卜華接風。特別是丁保正，他對新來的將軍伺候得特別週到，沒有一個月，葉卜華對他就十分信任了。

十一

在丁自燮心目中已經把葉卜華看得清清楚楚。金朝人原來對占罕是十分信賴的，自從他同桂英——一個南朝的女兒結婚之後，上面對他就有些疑心，所以才派了葉卜華到石碣來，照丁自燮所知金朝的行政系統，絕沒有一個縣城有兩個將軍的，尤其是像這樣一個小城，無論如何都不會派出兩個武將。他既看準了這一點，於是就在這一點上多下功夫。同時葉卜華又是一個貪財好色的人，丁自燮要使他滿意是很容易的。反正出錢的不是自己，出人的也不是自己，憑籍他保正的地位還可以從中漁利。於是他就由淺入深挑撥占罕和葉卜華之間的感情，向他獻計增加漁稅，捉拿不順從的魚民和與自己有隙有恨的百

姓。

「將軍不問我，我也不講。這些刁魚戶不肯上稅，是有靠山的。」丁自燮有一天回答葉卜華說。

「怎麼叫靠山？」

「靠山就是他後邊有個有力量的人。」

「誰呢？」

「我不敢講。」他望望站在葉卜華身邊的侍衛們一眼。

葉卜華已經明白了，就揮揮手，於是那些兵丁就退下去了，廳子裏祇剩下他們兩個人。「現在你說吧。」

「幾年來我們這湖上就有個利害人，祇要他不上稅，好多人都不敢上稅。」他一面說，一面拿眼睛去觀測對方臉上的反映。

「抓他起來！」葉卜華紫色的面皮充滿了血，那顏色正像不新鮮的豬肝。

丁自變的聲音被多年的世故控制住了，又慢又低：『他的來頭大啊。』他在警告他，在刺激，在試探他。

『石碣湖找得出再比占罕和我大的麼？』他粗大的拳頭槌打桌子一下。

『他雖然不是占罕將軍……他同占罕將軍的關係很深。』他不動感情，仍然如舊的說。

『是個北朝人？』他怒問着。

『是個南朝人。』

『到底是——？』

他走上幾步，非常機密地在耳邊告訴了葉卜華這個名字。

葉卜華縐了一下眉頭，『你就這樣辦！有岔子我擔承！』

丁自變臉上現出害怕神色：『我不敢。你還是另差別人。』

『我給你說！』葉卜華把聲音放大了，『我到石碣來是奉了狼主命令的！』

就是不放心他，才叫我來。」

「這……」他向後退了幾步，表示出自己不敢太相信對方的話似的。

「真！真！」葉卜華喊着。

他臉上現出難測的笑容，再走回來：「真就好，本來，占罕將軍現在有些不對了。」

葉卜華心裏一急，就說：「那些不對？」

起初，他心裏一驚，可是他立刻就看出這祇是對占罕罪行底追問，於是就狡猾地一笑：「將軍，這個我不敢講。」

「講！講！南朝人就是不爽快，壞蛋坯子！」他習慣這樣地罵，在他對面就是個南朝人他也沒想到。

他心裏高興了，因為對方已如他理想中的被激怒起來，於是他就按着原定的計劃緩慢地走近葉卜華，輕輕地在他身邊說出「蕭恩」這個名字來。

葉卜華沒有反映，似乎對這個名字並不十分熟悉一樣，於是他狡猾地，嚴重地加上一句：『就是占罕的老丈人。』

『他呀？』他直瞪瞪地望着丁自燮，隨即暴露地喊起來：『不管！不管那一個我都要抓起來！』他從腰間取下一個銅牌：『站隊！站隊！』他喊着，剛才被他揮退的人又回到他身邊來了。『跟了保正去，聽他的命令！』

當天黃昏，當蕭恩離開湖邊回向住屋的途中就失了蹤。

十二

這件事作得非常機密，孫新夫婦是看見他拉着樺楸走上小船去的，而且眼見他蕩向那個方向去。但是第二早上，孫新夫婦不見他來就有些奇怪，因為阮小七除了大風大雨是每天必來的。在石碣城他沒有第二個去處。（去處自然有，可是沒有能談的人，他尤其怕酒醉了說出過往的事情。）

「他病了？」孫新說。

「不會的，」顧大嫂回答他說：「恐怕是老伯母，她的病一直沒有好過，現在到秋天了，夜裏涼，白天時冷時熱，說不定變厲害了。」

「你看守着門戶，我上七哥那邊走一趟來。」

老太太並沒有病，很健旺地在灶下作麵吃。一見孫新到了，就先問：

「孫二哥，小七醉倒了麼？把我一人孤孤單單丟在家裏？」

太陽照在那充滿淡淡底煙塵的屋中，顯得老太婆更加孤單，在從前發生這
麼一件不幸，還可以由桂英來侍候她，可是現在卻不是這樣了，於是孫新就向
她扯了個謊：「老伯母，七哥上外邊找朋友去了，幾天回來不了。」

「找那個？又是那些大塊吃肉大秤分金——」

「對呀，就是咱們梁山的舊弟兄。」

「孫二哥，我看七兒也是擺脫不開他們，」她咳了幾聲嗽，「他給我說過
多少回，受不了烏氣，要上登雲山，要上飲馬川，我都阻擋了。我說，「你要
去，等我閉了眼睛再去。」這回好，瞞着我走了，我說，」她的眼淚掉下來：
「孫二哥，你們兩夫婦幹嗎不留着他？」

「人都走了，還說甚麼？十天半月還不是要回來的。」他這樣地說，可是

他想的卻不同：船出了毛病？不可能，他的水上本領是不會在石碣湖裏出毛病的，可是他又想到射箭射得好的被箭射死，水性好的死在水裏，這樣一想，他又急起來了。

此外，他有一個想法，自從金兵佔據了石碣城之後，常常有人被他們明抓，暗害。他自己見得多了，而且是經過危險來的，所以處處都避得遠遠的，別說危險的事不作，就是嘴上也不向外人提起來。登雲山，飲馬川的梁山弟兄也約過他，可是他都推體弱多病婉言謝絕了。阮小七的失蹤，也許是被金朝人抓去了，可是立刻他就否定了，那是不會的，因為占罕住紮在這裏，他和桂英的情感正好着哩。『七哥說接你到我那邊去住，等他回來再回家。』他這樣說，因為他以為小七是凶多吉少的了。

老太太並不同意，她說她不要小七出去都是爲了這個家，她喜歡這裏的山，這裏的水，尤其是這裏的破房子和土地。這些殘破的舊物全化着她生命的

一部份了。

孫新知道，這是老年人的通病。老年人的心目中是沒有一個地方會比故鄉更美的。

『桂英離得遠，她不能來看你，住到我們那邊去，她來你去都近便些。』
她的意思有些活動了，桂英的樣子清清楚楚地出現在她眼前，似乎就在那閃映着陽光的煙塵裏。

『我沒想到，他們兩人那麼好，一個北朝人，一個南朝人。』

『他們兩人好着哩。桂英長胖了，長白了，占罕還教她唱了好些詩。我們這就走吧，老伯母，桂英聽見你去了，她一定高興的。』

她非常捨不得離開家，她想把這樣帶去又想把那樣帶去。反是孫新對着她說：『幾天就要回來的，不要帶了。』

『放在家裏不放心，我怕賊。』

「門反鎖着，賊來不了的。」

「我總不放心，孫二哥。」

孫新把蕭恩的母親接回酒樓，立刻就跑到占罕那邊去告訴桂英。

可是他一見到她時又把剛才的謊話重說了一遍，桂英高高興興地同他一起走過酒樓來看婆婆。

剛巧花逢春也從登雲山回來，他看見她就喊了一聲：「桂英，你好？」他望着他送的那顆珠子還在她頭上。

桂英心裏立刻亂起來，他的眼睛也不定地亂轉。『逢春。』

逢春不像那樣，他祇以爲對方是別人的妻子，他甚麼也沒有想到，他覺得她是一個熟人，他應該招呼她的。

自從桂英嫁給占罕以後，花逢春就常常來往於登雲山，飲馬川，和石碣之間。從前他因爲桂英他不曾把事情作得很好，現在沒有第二個掛念，把委託給

他的事辦得分外的好。

桂英在內室裏伴着祖母。那血氣已枯的老婦人嘴裏就沒有閉過，從自己的幼年說到今天，沒有系統而又極重複地聒噪着。桂英沒有出嫁的時候，很不喜歡她的嘮叨，可是現在她卻喜歡祖母熟悉的聲音在耳邊像音樂似的響着。她並沒有去聽祖母的話，因為她的心裏正激動着複雜的感情。唯有老婦人咳嗆起來，桂英才會去捶捶她彎曲了的脊背或是給她一口熱茶喝，也就是在那樣的時候，她的思想才被打斷了。

在她心中苦思着的是兩個人，一個是金朝人占罕，一個就是近在一牆之隔的花逢春，事情已明顯地作到這裏，她是明媒正娶地照宋朝的禮法嫁給一個北朝人了。但是這是一種搶奪，雖然當時自己承認這一門親事，但是那出自自己口中的聲音並非自己的本意，她從那時候起，就加倍地懷念那已有明媒而未正娶的前度姻緣。

『桂英，你好？』由逢春嘴裏出來也許很委婉，可是在她聽來卻像一聲夏天的悶雷。她被震得心裏紛亂，眼睛亂閃。這剛才的聲音，這時還在她耳邊響，她的手突然往髮間一摸，因此就觸着慶頂珠。她的心裏一亮，立刻就開朗起來。她立刻決定，自己卽是嫁給占罕了，就不應該再使逢春苦惱，她應該把慶頂珠還給他。他就外面，她應該趁這個機會把這件事情了結，把這訂情的東西還給他。

這個機會並沒有馬上來，因為外面有孫新夫婦，裏間有她的祖母。一直到了午飯以後，老婦人喝了一碗「餌」睡去了時，桂英才把逢春招呼到裏來。

兩個人都有許多的話要講，可是到了求之多日才得兩人單獨碰頭時，他們反沉默了。

最後還是桂英說：『算了吧。』

逢春不懂她的話，拿失神的眼睛望着她。

桂英憂抑的眸子也盯着他的臉。「我說……逢春，我們的事情……就這麼了啦。」

逢春低下頭，望着桂英的腳。她的腳正痛苦地在地上磨擦着。逢春咽喉哽着甚麼，他勉強可以說話，可是忍住了，甚麼聲音也放不來一絲絲。

「古話說得好：『男兒何患無妻』。」桂英說這句話的時候，就從髮間取下那顆珠子來。她當時心慌意亂，竟折斷了兩根頭髮。

逢春伸出右手緊緊地握住她的手腕，說出他的第一句話來。「不要還我。」

「你拿去吧，作一個留念。」

「不……不好吧……。」

「就當我送你的賀禮。」

桂英惶惑地望着他：「是你的真心？」

他點點頭。

她緩慢地，幾乎一點力量也沒有的把慶頂珠插回頭上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逢春推門要走出去。

「永遠了結，記住了。」

「嗯……」

桂英順手掩上了門，她用背頂着門呆呆地站住了。她全身無力，可是她心裏輕鬆了。

逢春走回外面，穿上他的外衣，對孫新說：「我打聽打聽七叔的消息。」

「你剛來，就走？」

「叔叔，我出外繞個圈子來，說不定打聽出點甚麼？」

花逢春在石碣住過一些時候，在市街上也認識幾個人，於是他一人走到橋頭茶肆裏去。

蕭恩失蹤的消息已經傳出來了，大家都在談論這件事。此外還有一件事是

催討魚稅的。從明天起丁自燮就夥同金兵強討了。

花逢春很偶然的把這件閃爍於衆口的事件連成一件，再加上自己的想法，於是他就決定打聽新來的金將葉卜華底情形。

十三

他奔忙於三個地方是爲了八月中秋這一天，梁山泊未死的兄弟們決定在那一天攻下石碣，再打濟州，這樣一來那「替天行道」底杏黃旗就可以再度地在忠義堂前懸掛起來。他已經聯絡好了，那天下午登雲山，飲馬川的頭領們就要混到石碣來，然而在三更時候舉火爲號，讓兵丁們從城外攻進去，裏應外合地取下這個小城。

他原來的工作已經完成，單等等那預定的日子到來。差不多還有十天才到中秋，這時候他是自由的，他一心一意地從打聽葉卜華着手，想從那裏得出阮小七的消息來。

孫新的話祇瞞住老太婆一個，桂英很快的就知道了父親失蹤的消息。近幾天來占罕每個下午上酒樓來，桂英是知道這消息以後就病倒了。孫新被迫得繼續製造謊話。第二個謊話是告訴桂英上濟州採辦節禮去了。好在老太太是很好騙的，居然也就當了真。

占罕仍是每個下午來，一直要到黃昏才離去。

這一段時間內石碣魚戶因納稅不清被抓去的很多，全都關在葉卜華的馬號裏。

偶然也有用金銀贖出來的。中秋這天正午，逢春仍舊坐在馬號對面一家茶肆裏，很巧的有一個魚戶被贖出來。他忙上前唱了個肥喏。

那個人起初有些驚詫，可是仔細看看他之後才問：『客官，有甚話說麼？』
『我是蕭恩的親戚，特從濟州趕來，住在孫家酒樓上。這裏不是講話處。』

他不像平常簡單地說話乃是爲了要把自己的來歷表明，免得對方疑心。說着就

同他拐進一家小酒店。坐下後，他連忙說明他和蕭恩的關係，這樣就比較詳細地知道他的來歷，於是第二步才說是爲救蕭恩來的。「大哥剛從裏面出來，一定看見蕭老板了。」

「是可是在裏面，出來可不易哩。」

「是要錢就好辦。」

「聽說葉卜華頂恨他，金銀少了祇怕辦不到。」

「多少我不在乎，祇要人出來。我想煩大哥指引個相熟的差撥，我好去打點。」

「客官，你看見那個人麼？他複姓皇甫，是軍營裏的馬醫，專好與人方便的。你找他去。」

逢春趕忙吩咐過賣酒的去請那人來吃酒。一會就被請來了。

原來那個魚戶是才放出來的，讓他們兩人見過了就起身作別而去，把他們

兩人剩下來。

「客官有甚麼見教？」姓皇甫的問。

「實不相瞞，我有親戚囚在裏面，望求成全。」

「也是魚戶麼？」

「他姓蕭，單名個恩字。年紀不小了。」

皇甫把眼睛在他臉上一掃：「你同他是親戚？他是那裏人呀？」

「石碣附近。」

「原來作甚麼生理？」他望着他，縐着眉頭說。

「打魚。」

「當過官麼？」他繼續盤問。

「我……」

「他到底姓甚麼？」他一面吃酒，一面很仔細可是又很平常的問。突然他

的目光閃閃地直盯着他：『你姓甚麼？』

『花……』

『我們在那裏見過？』

『逢春把手縮到袖子裏，摸着他的袖箭。』

皇甫的聲音壓得很低：『你認識花榮麼？』

逢春突然想起一個人，於是就急急地問：『你可知道皇甫端？』

『你怎麼想到他？』

『他也是個醫馬的。』

『我可是呀。』那人笑了。

逢春吐了一口氣：『我叫逢春，花榮是先父。』一面他的右手又伸出袖口
來了。

十四

就在這時候，占罕正同孫新倚着酒樓欄杆閑談。

「桂英的病沒有好，反更利害了。」

「除了思念她父親而外，不會有別的病罷？」

占罕回答孫新說：「我想，祇要一有了她父親的消息，她的病就會好。」

「花逢春正趕着打聽，就這兩天總會有消息的。」

「他上那些地方打聽去？」占罕取出腰間銅牌在手上玩弄。

孫新狡狴地一笑：「這個我就不曉得了。」

他們所倚靠的欄杆是臨街這一面的，店鋪都關了，門口燃起燈來。有的門

首擺出簡單酒菜和鮮柚子來致祭天地祖先。

「北朝有供月亮菩薩？」

「我們沒有這個節。」

「南朝是看重今天的，占罕將軍，你就在我們這邊過節罷，老太太也在。」
孫新嘴裏這樣說，其實恨不得他走。

「桂英要我回去的。」

「她不是病了麼？」他比較寬念些了。

「可是她要我回去。孫二哥，我明天來。」他把銅牌掖在腰上。

「要是逢春打聽出七爺的消息，還是叫他來說一聲吧。」

「對，一定要他來一趟。」

「晚上路上不好通過呀，老百姓走不通的。」

「把這個拿去罷，」他把銅牌取下來交給孫新，「有這個就通得過了。」

孫新早就打這銅牌的主意，有了這麼一塊號牌對他們今晚上的舉事是有很大的幫助的。『這是甚麼？』

『這是腰牌，有了這就走得過了。』

『一個人一塊牌，兩個人來不是就不成了？』

占罕笑了：『孫二哥，你沒有在軍營裏幹過，你不知道。這種腰牌是我自己用的，就是一標人馬也通行得了。』

他故作不信地笑着：『有這等好處？有這等好處？』

十五

蕭恩失蹤的消息祇瞞住了老太太一個人，因為她的年紀大，身體弱，每天都待在那間小屋子裏，沒有外人同她接近。至於桂英，很快就知道這不幸的消息了。可是她把這消息緊緊地鎖在心中，不向任何人吐露。

自從她嫁給占罕後，她總是悶厭厭地。在最初幾天，占罕並沒有看出這個來，可是到了日子久一點，他也覺察到了。他用了許多方法來使她高興，她也的確是曾經高興過來的，但那喜悅祇是一剎那之間的事，那笑正像燕子在水上剪出的波紋，那樣淺淡那樣蒼白，也那樣冷。

很少自動地給占罕說過話，可是到了蕭恩失蹤的第四天上，她卻向由外面

走進來的占罕說：

「你回來了？」

「回來了，桂英。」他意外地喜歡說。

「占罕，有一件事，你一定知道的。」

他坐下來，眼睛裏熠熠地閃着光，他拉着桂英的手：「甚麼？」

「我爸爸走不見了。」

「你爸爸走不見了？」他不相信地說：「那麼大的人，還會走不見了？」

桂英心裏一急：「你還不知道？」

「怎麼一回事？」他看桂英着急了，就追問她說。

「他不見了四天了。」

「你爲甚麼不早告訴我？」他站起來：「我叫他們找去！」

「不。」她拉住他：「我給你說，你等一等，我想……他不是自己走丟了

的。』她尋思着怎麼把話講下去。

『我也這樣想，石碣他旱路水路都很熟，他不會走丟掉的。』

『他又會水，不會掉到湖裏的。』桂英補充說。

『那可真有些怪……』他用力搓着雙手說。

『我想，他也許……』

『說吧，桂英。』他望着她的臉，希望她馬上說出來。

『我想，他在葉卜華那邊——』

『不會的，』他說，但是他立刻又說，『好，我去問。』他回轉身子就走了。

桂英望着他走了，又坐了一會，她的心裏突然放寬了些，她以爲占罕不特可以打聽出消息，而且還可以同着她的爸爸一塊回來。

可是帶回來的消息並不好。那強壯的占罕顯得無力似的。他搖着頭：『沒

有，他說沒有。」

從那時起，桂英就更沒有精力，好像病得一天比一天沉重似的。找過幾個郎中來，都看不出甚麼病，祇說要好好調養。



十六

中秋的下午，逢春來到桂英的身邊。自從她嫁給占罕後，他沒有這兒來過。他不願來，因為他知道，桂英已是別人的人了。他這一次來是孫新要他來的，讓他告訴桂英知道，她爸爸有了消息了，這樣她的病可以好些。

他們兩人的見面仍同上次在酒樓的見面一樣，除了把那消息告訴桂英之外，他默默地站着，他看都不敢看她，有時想看看她，但是又被那慶項珠的光芒把眼睛逼迫了回來。

桂英心裏歷來就是這麼想，占罕並不永遠跟在她身邊，而且衙門裏的北朝兵丁對她都非常恭順。隨時隨地她都可以出去。祇要出了這個門她就可以找到

花逢春，同他一塊走得遠遠的了。但是她不能，好像有一條無形的帶子束着自己，而這一條帶子她沒有勇氣也沒有力量去割掉它。雖然上一次在酒樓上她鼓着極大的勇氣對逢春說了結這件事，話雖是這樣說，可是事實上她的心裏仍是有着逢春在的。

逢春說完了話，就要走。

『你就走去了。』

『我還有事。』

桂英忽然記起一件事來：『我不留你，今天是八月十五。』

『你還記得？』逢春突然大聲地問她。

『我不會告訴他的，你放心。』桂英說。

『那就好。』他拿着他披衫，低着頭去了。

十七

占罕回到家裏，桂英已經走出臥室來了。她的頭髮披着，看起來仍是很疲乏，可是她笑着，蒼白的臉上泛出興奮的色來。

「占罕！占罕！我爸爸有消息了！」

「我高興！我高興！他在那裏？」

「花逢春剛來過，他說爸爸在葉卜華的馬號裏。」逢春走了以後，她正感到孤單，因此她趕過來拉着他的手：「你問葉卜華，他怎麼老說沒有呢？」

占罕感到被人侮辱了，被人欺騙了，他身軀中熱辣辣地蘊蓄着一團火，但是他望了望桂英，他就不願發作出來：「也許那裏人多，他也不會記得起的。」

我現在就去要他放。」

「不，不！」她止住他，「逢春對我說，千萬不能這樣做，這樣他就惱羞成怒了。」

「你說怎樣辦？」

「我想明後天一定就出來了。」她把占罕按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今天是八月節，我們要好好過的。」

占罕從來沒有見桂英如此熱烈過，不願使桂英不高興，尤其是她剛剛才勉強地從臥房裏出來。

「我們準備了幾色果子，今晚上還是我們一起過的第一個中秋哩。去年中秋我還不知天下有你這麼一個人。」

占罕的怒氣沒有了，他第一次沐浴在愛情的海洋裏。過了一會他才想起來，他還得巡視一下城中，這樣才可以使葉卜華沒有別的閑話。自從他同桂英

成親以後，他也偶然聽見別人說起的閑言閑語，他也知道舌頭在人家的口內，總是要說的，可是耳朵在自己頭上，聽不聽原也由着自己。他這樣一想也就不着急。可是這是一個節日，他尤其應該出去看一下。他知道得很清楚，凡是節日人們是興奮的，因為興奮就出的事更多。

『桂英，』他輕輕地對她說：『我還得出去一次。』

桂英奇怪地望了他一眼：『你還要走？』

『我出去一會就來，免得葉卜華他們說閑話。』

桂英不再攔阻他，就從衣架上取下他的披風來給他披好，『晚上要冷些，你披上吧。』

『我的劍。』

『我給你掛上。』

占罕含笑向她告別，『一個時辰我就回來。』



十八

一個時辰是很短的，可是在這個時辰之中出的事太多了。

花逢春向陸續來到的梁山父執們募集銀兩之後就急匆匆地向馬號去，可是皇甫端已在先半個時辰離開那裏了。

『皇甫郎中上那裏去了？』他問。

『找一個下處過節去了。』是守衛兵丁的回答。

逢春無可奈何地抬頭來望天，一輪如鏡的昏昏暗暗底月亮正湧出登雲山山頭，他心裏暗暗說了一聲：『完了，七叔非過了節不能出來。』

事實上阮小七已經由皇甫端設法放出來了，皇甫端等他走了以後才離開馬

號的。

就在阮小七離開馬號的時候，孫家酒樓的樓下正圍着一大桌人猜拳行令，那就是梁山泊未死的，現在嘯聚在登雲山和飲馬川的一夥頭領。

當他們正興高彩烈時，丁自燮恰巧從這裏路過，他早得到金兵方面的命令，凡屬節日要特別當心警戒的命令，於是他就走上那酒樓來。

『樓門關着！』他心裏納悶，『這是怎麼一回事？生意很好，幹嗎又把門關了呢？』於是他側着耳朵貼着門聽，除了高興的狂喊出來開了門。

『孫老板，不好這樣喧嘩啊，這是甚麼年頭兒？』他見孫二就這樣說。

『保正，是，是。我們……』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顧大嫂就搶着說下去：

『保正，是這樣的，明天是孫二的好日子，他過生日，幾個朋友在這兒吃

酒。』

『啊，啊。』他假笑着：『孫二哥，恭喜，恭喜！』

「保正既然來了，就請吃杯酒去。」

「不大好罷……」他假意地推辭着。

「一定要賞臉，不然怪難爲情的。」顧大嫂拖住他的膀子，「平常不好勉強保正，今天是中秋佳節，一定要你吃三杯再走。」她拉着丁自燮向樓下去，一面提高嗓子叫了一聲：「丁自燮丁保正來啦！」

丁自燮還沒有下完樓梯，黑處就劈來一刀，把他放倒了。

顧大嫂和孫新被急促的拍門聲所驚，急急地又跑上樓去隔着門先問是誰？
「是我。」是阮小七的回答。

「七哥！」他連忙開了門。

阮小七比先前瘦了好多，可是兩隻眼睛更加有光了。

「我的娘呢？」他開口就問。

「在這兒，她睡着了。」孫新回答說。

「七哥，逢春呢？」顧大嫂問。

「他沒跟我在一起，他沒給我一路。」

「沒有？七哥？」孫新說：「他剛才送錢來贖你來了。」

「我聽皇甫端說他來過，可是我沒有見到他。」

「皇甫端，老弟兄了。七哥，他怎麼不來？」

「他不好來的，他吃着金人的糧餉，怎麼好跟我們來往太密？」

「七哥，下面坐坐罷，大家……」

「七哥，」顧大嫂第二次打斷孫新的話：「這次是葉卜華幹的？」

「這不是丁自燮那個狗蛋！我遇見硬非剝他的皮不可！」他的牙齒咬得格

格格地響。

「七哥，你的仇報不成了。」顧大嫂說。

「爲甚麼？」

「丁自燮已經死了。」

「怎麼死的？」

「梁山弟兄把他殺了。」

「甚麼時候？」

「剛才。」

「甚麼地方？」

「這裏。」

「梁山弟兄來了？」

「來啦，七哥！」孫新這時才找到機會說話，因為顧大嫂和阮小七的話一問一答過份的快了。

「那些人來了？」

「大刀關勝，雙鞭呼延灼，浪子燕青，……」

『都來了！都來了！』他喊着一跛一跛地往樓下走，孫新夫婦跟在後面。樓下的房間被臘燭照得很明亮，祇剩殘席一桌，一個人影也沒有。

『他們那裏去了？』孫新驚奇地問着自己。顧大嫂也奇怪起來，她望了望丁自燮的屍首，屍首也沒有了。

『又玩甚麼把戲了。這麼早就去，不是太早了麼！』顧大嫂對孫新說。

『恐怕他們先出動了。』

『怎麼一回事啊？我完全不明白。』

『七哥，上樓去罷，讓我來告訴你。』顧大嫂領頭，三個人又回到上面，等阮小七坐好，喝了一碗酒，她才把今夜的計劃原原本本地告訴給他聽。說完以後，她又說：『還有兩件事情你得去作。這兩件事情本來都該我作的，現在要你去了，你去比我去好。』

『說罷！』他不能等待的說。

『三更時候，你要把火箭射到鐘樓上去，這是暗號，大家見了火箭就一齊動手了。』

『辦得到。』他回答說。『第二件？』

『占罕也是個討厭人，至少總得四五十個兵丁的命才換得了他的命，我們要桂英把他幹倒。』

小七遲疑了一會：『我找桂英去！』他說完就向門邊走，可是門外又有人來了。

『叔叔！叔叔！』那是逢春的聲音。

小七本來要躲開的，現在不必了，他反搶去把門開了，先向他問：

『逢春，你太累了罷？』

『不，一點都不。』

『我又得走了。』小七打算走。

『七叔，你上那兒去？』

『我找桂英去，我要她放倒占罕。』

『七叔，』他拉住小七：『我求你一件事。』

『快說罷。』

『我……』他口吃着。

『逢春，你說呀！』顧大嫂催着他：『你跟七叔還有甚麼不好說的嗎？』

『石碣城收復了，我還要她。』逢春用了最大的力量才說出這句話來。

一塊小石頭從窗外飛進來，把桌子上的臘燭打滅了。顧大嫂這時才發現窗帘還沒有放下來就走過去放。孫新又打了火石把燈點上，可是剛一點上，第二塊石頭又從另一個沒關的窗子裏打進來，滅了剛點上的燈。

屋子裏的人全奇怪起來。

近處起了一聲呼哨，顧大嫂陡然地笑了，就走到窗前喊了一聲：『小乙

哥，你搗甚麼亂？」

小七連忙趕到窗邊，果然在不遠的一棵樹上坐着浪子燕青。

「他們特別要我回來說一聲，他們請了保正吃餛飩去了，怕你們惦着。」說完，他跳下樹，逕自去了。

小七說：「浪子燕青還是那個樣子，並沒有老呀。」

「七叔，我還是要她。」逢春誠懇地說。

這件事使小七很爲難，他沒有想到天下的事有這麼巧的。桂英應該是逢春的，逢春應該是桂英的。他自己是這個意見，所以清明那一天，他們就那樣極圓滿地作了。

他沒有想到突然出來個占罕，這傢伙又是非要桂英不可，一些偶然的變故作成了差錯，那差錯怪孫新怪桂英也怪自己，但是嫁了的女兒那能再嫁，於是他肯定地說：

『逢春，這個不行。』

『七叔，我求你。』

『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沒有用處了。』

『桂英當初是爲了我。』

『逢春，你別這麼呆，天下好女子正多。』小七安慰着他說。

『下午我去看她，慶頂珠還在她頭上哩！』逢春可憐的眼睛望向孫新夫婦

來：『叔叔！嬸嬸！』

『七哥。』顧大嫂說：『這姻緣我原是媒人，七哥，你就成全他們吧！』

小七低下頭，低聲地說：『晚上再說吧。』

『七哥，你就爽快地說個「成」罷！』

小七沒有出聲，祇把頭點點。

『七叔，你說！』逢春拉住他。

「我阮小七說一是一，你還不信我？」說完，他一拐一拐地走下樓去了。

一個時辰是很短的，可是在這一個時辰之中出的事是太多了。



十九

占罕離家以後，桂英就親手剖開柚子，把每一瓣都完整地翻過來，她用這些透明有光的柚瓣在一個大碟子之中築成圓形的圍牆，再在其中點十一盞油燈。兩個丫頭忙着備辦食盒，很快的就到了夜色朦朧的時候了。

一個最大的喜悅來臨了，桂英如此高興得發不出聲音來。

可是進來的阮小七，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他像一尊佛像般地走近她來。

「爸爸！」

「我有話給你說。」低而沉重的聲音從他口裏吐出來。

桂英被他震住了，她猜不到小七爲甚麼在久別重逢時是如此冷漠。

「我們是父女，我給你說，我要你三更時候殺死占罕！」
「……………」她驚詫得說不出話來。

「你的伯伯叔叔決定今天三更時候收復石碣。」

「那…………那很好。」

「二更時候，要占罕的命，記住！」

「可是…………可是我…………我是他的。」

「我的話就是這樣。」小七轉過身子，他冷冰冰地說：「我還有事，我得
就走。」

「爸爸，你等等！」

「說甚麼？」他沒有回過頭來。

「占罕是個好人……………」

「你是南朝人，你忘記了金人的仇恨？」

「占罕真是個好人。」

「又怎樣？」

「我們饒了他……我和他是夫妻……」

小七沉默了，他過了一會才移動他的步子：「兵荒馬亂的時候，我想饒他恐怕也饒不了。」

「爸爸！」她跪下了，雙手拖住他的袍襟：「你救救我們。」

他掙脫她的手，這時他心裏軟下來，桂英歷來是他所溺愛的，他從來沒有拒絕過她的任何要求。而且那要他殺死的是自己承認過的她的丈夫。另外還有一句話，他曾經答應過逢春要告訴桂英的，可是他沒有說，他不願意說，他想要自有人說的。可是他自有生以來沒有食過言，因此也有些不自然。「你，你要他躲好，你要他躲好。」說完他淒然地走了。

桂英沒有力量移動自己的脚步，她也沒有力量目送他的父親走出去，她低

着頭望着地面，那水磨磚的平地微微地旋動着，她急忙閉一下眼睛，這樣用力勉強使自己站穩了。

她在那長椅子上坐下來，呆呆地出神她不屬於這個天地，她的心目中也暫時沒有這個天地。月亮昇高了，月亮變小了，月亮明亮了，皎潔地放着柔和的光。

『夫人，東西都準備好了。』

她被丫頭的聲音從空無所有之中喚回來，悠然地嘆了一口氣：『我就來。』她走進廚房去，幾色豐富的菜餚已經作好了，另外一盤是給占罕留下來的鹿心子。可是在她眼前最發光的不是那些食盒，唯有一把雪亮的酒壺特別吸引了她的眼睛。

『兵荒馬亂的時候，我想饒他恐怕也饒不了。』她重唸着她父親臨去留下的話。她將一唸這句的時候又想起另一句話來：『你，你要他躲好，你要他躲好。』

她想着；這正是一個兵荒馬亂的時候，人殺人，人砍人的時候。一個人喜歡看另一個人的死去，另幾個人的死去，或是受傷，或是流血。焚燒房舍，焚燒城池，以成百成千人的死，成千成百的家底破散來作一個人或是少數人的功勞！是真的，爸爸爲自己的要求沉默了一短會，那一短會必是他最痛苦的時候。他是一個鐵鑄的漢子，他担待得住急風暴雨般的苦痛，他沒有說話，沒有嘆息，沒有任何的聲音，可是這短暫的沉默時在他是痛苦無已的。她知道他痛恨金朝人，她知道自己是他所痛愛的女兒——唯一的獨生女，他也知道占罕不是個壞人，但是占罕是個金朝人，他恨他——而另外又有個他不能忘卻的花逢春——她也不能忘卻的花逢春！

這個年輕人好多次在她面前出現，他都是極有禮貌的。他沒有說過占罕一句壞話或是暗示着自己他還暗暗地愛着自己。現在，占罕是他們砍殺的對象，而且是註定必死的了。

花逢春或者沒有忘記她，可是她也不能忘記占罕，她也不能忘記花逢春，不知是誰曾經說過，人生在世間上來就是爲了受苦受難的，如果不是這樣，人爲甚麼一離開母體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呢？

『沒有十全十美的事！』她對着月亮說：『沒有十全十美的事！』那把錫酒壺觸動她的心思，她的心裏在說：『我怎麼讓他躲好呢，躲到那裏去呢？』

她沒有再想甚麼，就走進臥室裏面去，從箱角上取出一個紙包來。那包裏是個銀葫蘆。

『把食盒搬到廳子上去。』

等那兩個丫頭走開了，他就掀開酒壺把葫蘆裏的藥全都倒下去。

院子裏很靜，祇有遠處傳來低啞的歌唱聲，那些聲音不太清楚，一聽而知是金兵醉了仿着南朝人在歌唱。

二十

占罕帶着興奮疲乏地走回來。一走近廳子裏他就用眼睛去找尋桂英。一個丫頭正安放好了食盒杯筷，一見他回來就說。

『將軍，你看，我擺的是雙杯雙筷，你們成對成雙的。』

『你真會說話——她呢？』

『在裏邊。』

他丟了丫頭，往後面去，一面他喊着：『桂英，桂英！』

桂英在裏面應了一聲，接着就說：『你先別來。』

占罕真那麼聽話，他站住了。『你作甚麼？』

『我有一件東西，要你猜。』

占罕手上也拿着一件東西的，他微微地滲着汗的臉上笑了一下，就把那東西藏在披風後說：『巧得很，桂英，我有一件東西讓你猜。』

桂英手上托着一個盤子，裏面有一件東西，可是這是用錦袱遮住的。她一出現在占罕面前時，她就笑了。『你猜？』

『你先猜我的？』

『一件手飾。』

『不是。』他搖着頭，『手飾沒有這麼貴重。』

『你猜我的吧，占罕。』

占罕猛不防揭去那錦袱，那是一把銀壺。『酒！你讓我吃酒？』

『嗯 今天過節。』她說：『平常我本來不喜歡你吃的。』

占罕從身後取出藏起的東西來。桂英一下就猜了出來『令箭！』

「是令箭。」

「誰的？」

「葉卜華的。」

桂英接過來看了一下：「這就是從前我們的。」

「原來我分了一半兵權給他——現在我又把他收回來了。」他接過令箭把來插在兵器架上。一面又脫下披風，解了配劍。然後他就到桌邊，斟了一杯酒喝下去。他眨了眨眼：「這酒味——？」

「有點變了罷，占罕？」

「大約是放得太久了。」他又斟上一杯：「桂英，你也喝一杯吧。」他又斟了另一杯。

桂英本來從不喝酒，所以占罕才這樣問她。可是桂英說不出話來，祇苦笑着點點頭。

占罕有說不出來的高興，他端起那酒鍾兒來。『桂英，我們一起喝乾。』事情已經起始了。不能挽回了。他吃了兩杯，她吃了一杯，這時候那嗚咽的如哭如泣的歌聲隱隱傳來。

占罕問：『誰在唱？』

『你們金朝兵。』

『不像我們的歌，也不像你們的歌。』

『他們的口音不正，他們又醉了。』

『嗯，』他靠近桂英，『唱的甚——？』

『你要聽嗎？』於是她輕輕地唸出四句歌來：

月兒彎彎照九洲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漂流在外頭

占罕心裏有些憂抑，自己的兵怎麼在唱這樣的歌呢？他們在南朝住得太久了，他們思鄉！但是他不願把這樣的話向桂英提起，於是就說：『我雖然離開家在外面漂流，但是我有了你，我就有家了。』

桂英記得很清楚，他已吃了兩杯了。他祇要再喝一杯，他就會照自己爸爸所吩咐的被放倒了。

『我是不喝酒的，占罕。』她端起第二杯酒來，『南朝人說「好事成雙」，我陪你吃個雙杯。』桂英心裏翻騰着，紛亂得很。她本來並不要喝下那第一杯酒去，但是那一杯就喝下去了。自從那杯酒喝下去以後，她的想法就變了。她想到若逢春對她的冷淡，爸爸對她的冷漠，孫新夫婦對她的譏諷。現在她還有一個占罕，可是再過半個更次，占罕就死去了，那時自己活着比死着還更難受。她端杯子的手索索地抖起來。

『好，桂英，吃個雙杯。你可不要醉了。』

酒是刺舌頭的，但是她一口就吞下去了。她不會喝酒，酒在她肚子裏發燒。

三更鐘從遠處響過來，月亮照得很明亮。

占罕發現天邊有黑烟，又有紅光，他覺得那該是火光，而且有砍殺的聲音，馬蹄的聲音。

「甚麼聲音？」

「沒有呀，甚麼聲音也沒有。」

「天上很亮，占罕。」

「像是火。」

「是月亮，八月十五的月亮特別亮。」

「是人嘶馬喊——是在砍殺！」

「你醉了。」她按他坐下。

『你的耳朵在發響。』

『桂英，三杯酒——三杯酒我醉不了。』

『這酒利害呀。』

『你把劍給我！我要出去，好像是火光，天都紅了。』他的舌頭有些麻木，他的話說得很慢。

桂英知道自己吃的是毒酒，所以身上早就感到難受了。桂英從來沒有真心愛過占罕，因為這時刻之前她還沒有忘情逢春。一個年青女人心田中，不會同時愛一個男孩子的，頂多她是把他們拿來在估計分量而已。現在她即真正愛了占罕，她就覺得過份地對不起他。她是直接下手殺他的，她就不得對他加千萬倍的好。『占罕，這不是火光。』她喘了一口氣。『這是月華，八月十五晚上有月華。』

『月華？』

『月華。我也不知道甚麼叫月華，大約是月光的一種特別的光罷。』她斷斷續續地說。『月華裏甚麼都有。你想看甚麼就看得見甚麼。』

占罕像一個小孩般地聽從她的說話，扶在她的肩上細細去看那天上的紅光。

她唯恐他看出了破綻，於是就指着美麗的雲朵說：『你看那不是黃龍府麼？那不是從前打魚的湖麼？』

占罕隨着她手指的地方看去，他真在那天邊看見故鄉的山水了，她看見那閃光的湖水，那微微激蕩的水波，水面的漣漪也清清楚楚地被他發現了。

『那邊還有一隻小魚船，掛着風蓬。』

『占罕，那不是你的爸爸嗎？他正在撒網，風把他的白鬍子白頭髮吹向後面去了。』

占罕真的看見他的父親了，他所見到比桂英所說的更親切，更真。

桂英不願讓他苦痛，願意他在死前得到安慰，於是就說：『有一天我們回到黃龍府，我們一塊到湖裏去打魚。』

『我撒網。』占罕說。

『我把舵。』

『有了魚，你就照南朝的作法作給爸爸吃。』

『他愛吃嗎？』

『他一定愛吃。』

『我就在湖邊把魚剖開——。』

『桂英，』他抓緊她的雙肩，『祇要不打仗，那多好啊！』

『祇要天下太平了，占罕，我真說不——』

喊聲接近了，而且有刀劍相碰的聲音，人的慘嚎……

『這是戰爭！』他喊了一聲，就向掛劍的地方奔去，他把劍拔出來，可是

那劍落在地上，他也倒在地下了。

桂英趕上去，她勉強扶起他來，『占罕！好占罕！』她同他一起坐在長椅上『你不能殺——。』

『是戰爭，你騙我！桂英。』

『是戰爭，南朝人殺來了。』

『我要去！』他無力地喊着，一面拾起了劍。

『不成，好占罕！你殺不得了。』

『爲甚麼？』

『你中了毒。』

他憤怒地把劍舉起來，迎着月亮的光輝，那青白而寒冷的刀光閃動着，劍上有血。

『這是血！』

『葉卜華的血。』

『你殺了他？』

『他不交出兵權，我就殺了他。誰敢毒我。』

『我，』她含着鎮定的笑，『你恨我嗎？』

他的手軟下來，『桂英，你？』

『是我。』

『你爲甚麼要毒我？』

『南朝人殺來了。我不——不願他們殺死你——』

『南朝人？——南朝人殺來了？』

『南朝人殺來了。三更時候，他們舉火爲號。』

『四面都是兵馬，他們……他們進不來。』占罕說：可是他眼見外面的紅

光，耳聽那些戰爭的聲音，他自己又動搖起來。『他們怎麼……怎麼進來的？』

他坐在椅子上，他感到眩昏。

『占罕，他們要殺死你……』她的聲音發抖，可是她仍勉強地說下去。『我想，這樣還好些……你死了……你落了個全屍。』

在她同逢春相見時有過的沉默，這時來到她和占罕之間了。她見占罕不說話，最後才又說：『你恨我嗎？占罕。』

『……』占罕痛苦地吐了一口氣，『不。』

『那就好。』她的眼淚湧了出來。

『你用甚麼毒我？桂英。』

這聲音在桂英的耳朵裏已不像占罕平時的聲音了。現在的聲音是柔和悅耳的，比他原來的聲音緩慢無力，在桂英的感覺；這真正是一種關切，體貼的聲音，一個丈夫對妻子說話的聲音。過了一會，她走到桌邊，端起那酒壺來，『占罕，』她的聲音也比原來的緩慢無力，比原來的柔和悅耳。『就是這個……』

：『這種毒酒。』

占罕的眼睛睜得更大了，但是他的眸子失去了熠熠光芒，像一個年紀很老的人底眼睛一樣。

『喝兩杯有救，喝三杯就死定了。』

占罕靜靜地聽她的解釋，他勉強鎮定着自己，這時他的耳朵裏早就嗡嗡地響，眼前也天地倒轉起來。但是有一個影像在他眼前比較明白清楚，那就是桂英，他看見她的嘴正對着那酒壺，他明白了，他用最後的力量站起來，想去打掉那把壺，同時他想說：『怎麼，你也……』可是他一踉蹌跌倒在地下了。

桂英很鎮定，她知道這是必然的，也是她要作成底結果。她知道他已完結了，但是她仍在回答他喃喃的聲音說：『我也來……占罕。』

說完話，她就心安地站住了。她的眼前明亮起來。她作了一件殘忍的事，但是比起不這樣作時，她又認爲是仁慈的了。她呆呆地望着死在那水磨大磚地

上的占罕，他平靜了，他安睡了。她想，他的靈魂正在回到黃龍府的路程上。但是她立刻改正了她的想法：『他還不能走，還有我啦。』

她在那些漸漸變低的人嘯馬嘶刀砍劍劈的戰亂聲中空空地凝住了神，甚麼都不知道了。

外面的火光沒有了，黑煙瀰漫攏罩着天空，星月淡然無光……

一陣寒冷把她驚醒過來，她的頭很重。她想到一件事，她走到架子前取下那件已經破了還不會補好的披風。她蹲下來，給占罕覆在身上。她把縐折了的地方拉均勻了。『占罕，聽人說，黃泉路上冷，我們還是多帶點衣服。』她眼前天旋地轉了，她要倒下去，可是一聲熟悉的『桂英』底呼喊聲音在她耳邊迷糊地響起來了。

二十一

這一聲『桂英』確是一個熟悉的人底聲音，那是花逢春的。他提着一把朴刀跑進來，身上有血，刀上也有血。他急匆匆地跑到她身邊。『桂英，我來遲了，你受了苦。』

桂英好像比先前有精神了，她慢慢地在一張長塌上坐下來。『你來得遲，你還可以見到我最後一面。』

逢春有些氣喘，因為他正經過了一個長長的廝殺。他不懂她說的甚麼，於是他就問：『你？……桂英？……？』

『我……』桂英想了一下，她索興告訴他罷，她就從身上掏出那隻銀色的

葫蘆來。她的嘴上游移過一個白色的苦笑。『你記得這個？』

逢春想起來，把頭點點。他望望占罕，笑了。『你作得真好。』
桂英嘆息了一聲。

『你疲乏？』

『我疲乏。』她苦笑着回答：『我……逢春，我也中毒了。』

『你……？你爲甚麼？』他的話急迫地一頓：『也是這種毒？』

『嗯。』

『我找冷水來。』說完，他就走。

『逢春，你回來。』

他被桂英的聲音止住了。她的聲音繼續送進他的耳朵來：『逢春，你的記性真壞。你忘記了，喝兩杯有救，喝三杯……』逢春這時回過頭，正看見她痛苦地搖着頭。

「你！你爲甚麼要這樣？」

「我同他是夫妻……我怕他死得太那個。」

「但是你同我——」

桂英打斷他的話：「我們的事已經了結了。」

「沒有，沒有。」他連聲喊着，緊緊拉着桂英的手。

「你爲甚麼不早給我說？逢春。」

「七叔來給你說過，我還要你。」

「爸爸……？」

「我要他來說過。」

「他沒有給我說。」

兩個人沉默了，互相緊緊地握着手。過了好久，逢春流下淚來，因爲他知道這是不可挽回的了，就放聲大哭起來。

桂英安慰他說：『不要哭，逢春。』「今生長已已，願結來世緣」。她想
到死去的占罕，就帶着最大的痛苦說：『你喜歡我，就不要恨他。他同我都是
漁家的兒女……他是被他們狼主逼迫到中國打仗的。』

『我一定不恨他。』逢春回答她。

『你受了傷？』她在他臉上發現一條刀痕，她撫摸着：『痛嗎？』
他點點頭。

她繼續無力地說：『我們是水邊的人，我們都喜歡水。要是你不恨他，就
把我們埋在水邊，埋在一塊。我們是夫妻。』

逢春哭着說不出話來，他低點着頭。一面用手撫着她零亂的長髮。

『你喜歡我的頭髮，你就別忘了我們見面是清明那一天。明年清明，你上
我們墳上來，那時野草比我的頭髮還長。』

『不要說！不要說！』他制止她。用袖子替她拭淚。

你不要揩我的淚。早上，野草上的露珠就像我的淚，如果你要看，你就來早一點。』

逢春伏在她身上，嗚嗚地哭。

這時候梁山泊未死的好漢們已經正式收復了石碣，但是這收復並不是沒有付出代價的，在他們的一羣中，有人貢獻出了性命，有人流了血，有人拆開了愛情，可是這年青後代的一對又獻出了性命，又流了血，又拆開了愛情。前輩英雄們沒有進來，因為他們知道，這小兩口正在談說體己話。

天已經亮了，這些人吩咐好了衆人，歇兵三日攻打濟州府已後才由顧大嫂領頭走進廳子來。

顧大嫂一進門就大聲地稱讚桂英：『這麼大一條漢子，你輕輕就放倒了！』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大家都沉默着。

顧大嫂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說：『好恩愛，這麼咬耳朵說甚麼來着？』桂英從髮間取下慶頂珠來，還給逢春，她的聲音低得不能在低了：『姓花的珠子，還給姓花的。』

逢春接過來，桂英就閉上了眼睛。可是她喉間還哽住了幾聲聲音。那聲音逢春是聽見了的。正趕到顧大嫂問他，他們在說甚麼，他就哽咽地回答她說：

『她在唸詩。』

『甚麼詩？』她追問。

『她唸：「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除了花逢春轉唸出來的這兩句詩的聲音而外，廳子上的人都沉默了。在他們耳朵裏石碣一點聲音也沒有。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九

水滸外傳

劉 盛 亞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發行所
劉同頌

發行所
懷正文化社

上海江蘇路九十九號A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元

每冊實價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初版

懷正文藝叢書

鐵花 (長篇小說)
好事 (近 (戲劇))
惡之華 (英 (詩集))
待旦 (錄 (散文))
風箏 (短篇小說集)
邊外 (外 (長篇小說))
燈尾 (集 (戲劇))
望八里 (家 (短篇小說集))
水滸外 (傳 (中篇小說))
人性殺戮 (戮 (短篇小說集))

熊佛西
李健吾
波特萊爾著
戴望舒譯
施蟄存
許欽文
田濤
徐訏
豐村
劉盛亞
王西彥



法務部調查局



031031

國家圖書館



004650928



318